者數言章子叛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而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

仲子惡能廉一句是就正理上斷他一生下俱發明充仲子之操一句意見其操亦不能充又是降一步說章未只應轉充操不應惡能廉以惡能廉已揭過匡章豈不誠廉士哉一句更不論及也

匡章節旨

廉乃士人美節仲子居貧之清苦如此故齊人稱其廉爲有一句開起下分居食兩項非上有李者天所遺以全其節者雖食何損於惟與世無營亦物無爭與之否他匍匐往取則酌不遺食是說廉有分辨不苟取非仲子所能也勿入匡章口中

於齊節旨

齊俗急功利故推仲子臣擘雖然轉下有意思非廉

之匍匐手足並行也之指李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始復聞見之常〇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講匡章曰廉美節也若陳仲子者豈不誠廉士哉以言其居則居於陵以言其食則三日不食飢餓之甚至于耳不能聽而無聞目不能視而無見也適井上有李而螬虫食其實者過半矣乃匍匐往取而將食之至于三咽然後耳無聞者始有聞目無見者始有見自井李而外不苟食也夫以世家之子而安于窮約如此豈非廉士哉〇孟子曰於齊國之士是通一國而言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取其在衆指獨出而高特出意雖然仲子惡能廉此句是就正理上斷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此二句就仲子所守論之亦不能充〇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六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之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于世然後可以為廉耳講孟子曰今齊國之士溺富貴而貪功利者皆是矣乃仲子獨清苦自守如此能幾人哉吾於齊國之士必以仲子為其中之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為廉士哉吾姑勿論廉但論仲子之操必若就仲子之操行充而極之則如蚓之無求於世而後可者也〇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伯夷是古之至廉者抑亦盜跖之所築與盜跖古之至不廉者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樹種也是未可知也未可知是雖必有〇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講夫蚓之為物上則食乎乾槁

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陳仲子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入與妻計之乃相逃去為人灌

言惡能為真廉此句可斷下二句只就充其操說借蚓相形與之之意謂無求於世是釋蚓下節釋食壤飲泉又加自足二字

夫蚓節旨

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偏壤黃泉蚓之所食所飲在是則所居亦在是許仲子未免居室食粟是此二句內意兼者原不必究居食所從來只為仲子計其母兄之從來故亦以所從來者反詰之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

是何節旨

章言織屨辟纑所易見其當下無一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謂或貧或富皆易也則易可兼室與粟

世家節旨

此節句句是敘不下斷語

之壤下則飲乎黃濁之泉皆無求于人而自足今仲子則人也未免居室而食粟其所居之室果出于義而為伯夷之所築與抑亦出于不義而為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出于義而為伯夷之所樹與抑亦出于不義而為盜跖之所樹與是其所從來為夷為跖皆未可知也若不能皆夷而無跖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〇曰是何傷哉是指居食言何傷言無害于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易換也〇辟績也纑練麻也講匡章曰仲子居食之所從來是亦何傷于廉哉盖人只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此便足廉今彼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則身自織屨其妻辟纑以易之也此雖未必出于伯夷然亦非出于盜跖矣何傷于廉也〇曰仲子齊之世家也世家世代為卿之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歸或念母是情動處則有饋其兄生鵝者此亦交際之常己頻顣曰頻顣與顰同促也顣與蹙同鼻頭促蹙惡用是鶃鶃者為哉惡用是何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與之之指母食之指仲子其兄自外至自從也是鶃鶃之肉也此是兄譏仲子出而哇之未免過之矯矣〇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于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講孟子曰子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為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齊國世臣之家也則非不義之居明矣其兄名戴食采于蓋邑所入之祿有萬鍾則非不義之食明矣顧乃以兄所得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所居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不惟辟兄且離其母處于於陵之地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圖 盜跖

盜跖柳下惠之弟也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所過之邑萬民苦之

敘世家數語所以明兒之祿可食室可居而非不義也郯乃以義爲不義而不食不居此所謂仲子之操先說辟兄後說離母因兄及母也於事中着此一句止不會放鬆了他他日之歸是仲子孝思之發則有饋兄生鵝者是姿乃之事殺鵝與食是婦人愛子少子其兄之訊亦是絡語感悟他兒汝可以食卽我可以受也敍及出哇爲下節以母則不食起案

以母節旨

此總括上文而斷之見其操不能充也不重責仲子廢兄母之倫只重在不能充其操上類字指母食兄室說充其操必並妻食於陵之類不食不居如蚓然後可然已斷斷不能矣

罔以爲得所居之義矣及他日歸時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而言曰是鶃鶃者及不義之物也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而仲子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訊之曰爾今日所食者是前日所謂鶃鶃之肉也仲子乃出而哇其所食之肉焉彼固自以爲得所食之義矣。

以母則不食（不食就出哇上見）**以妻則食之**（食之就辟纑上見）**以兄之室則弗居**（弗居就辟兄上見）**以於陵則居之**（居之就處于於陵上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是字指上四句說類指不食不居）**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此句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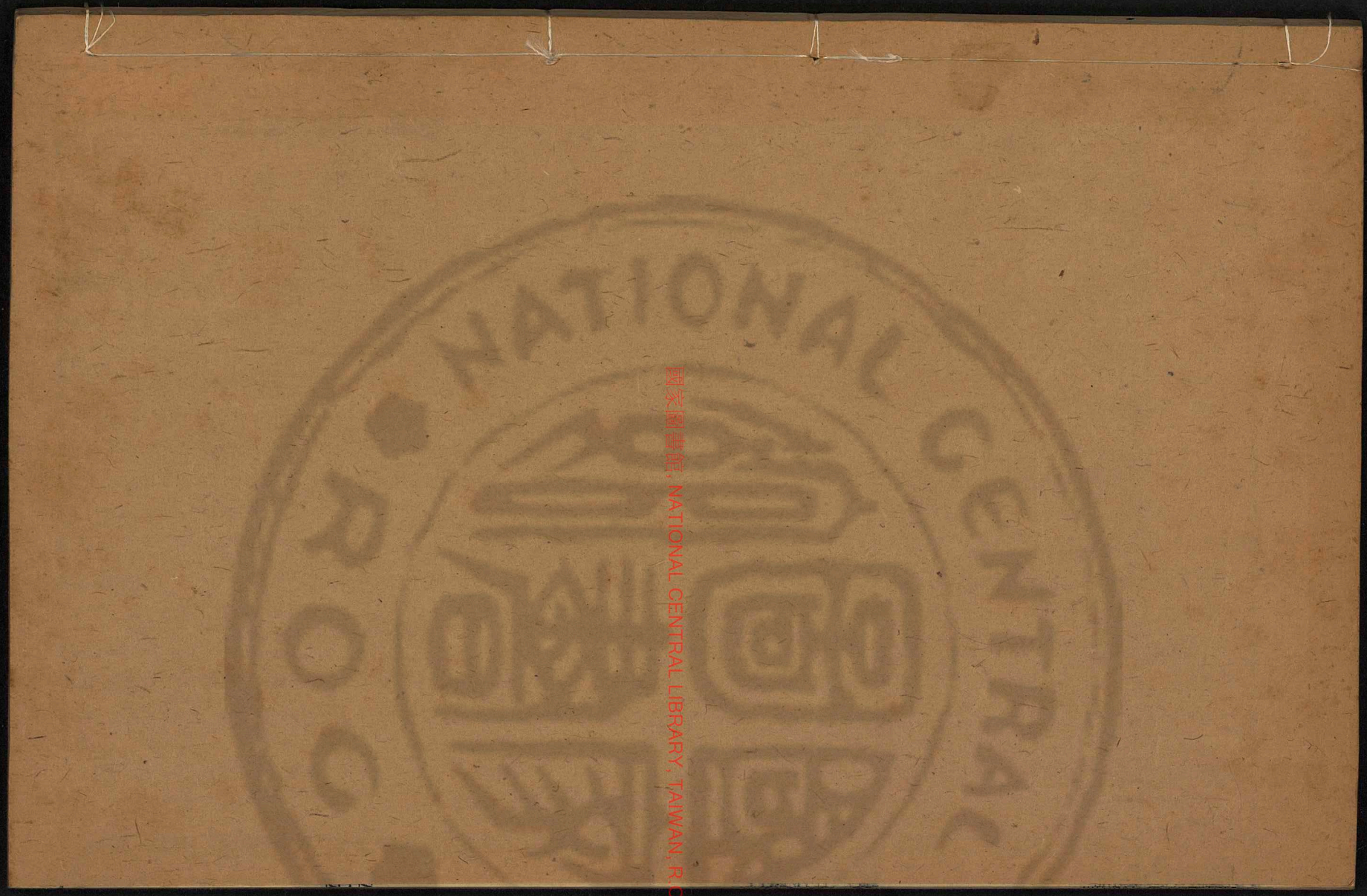
不能觸所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守之操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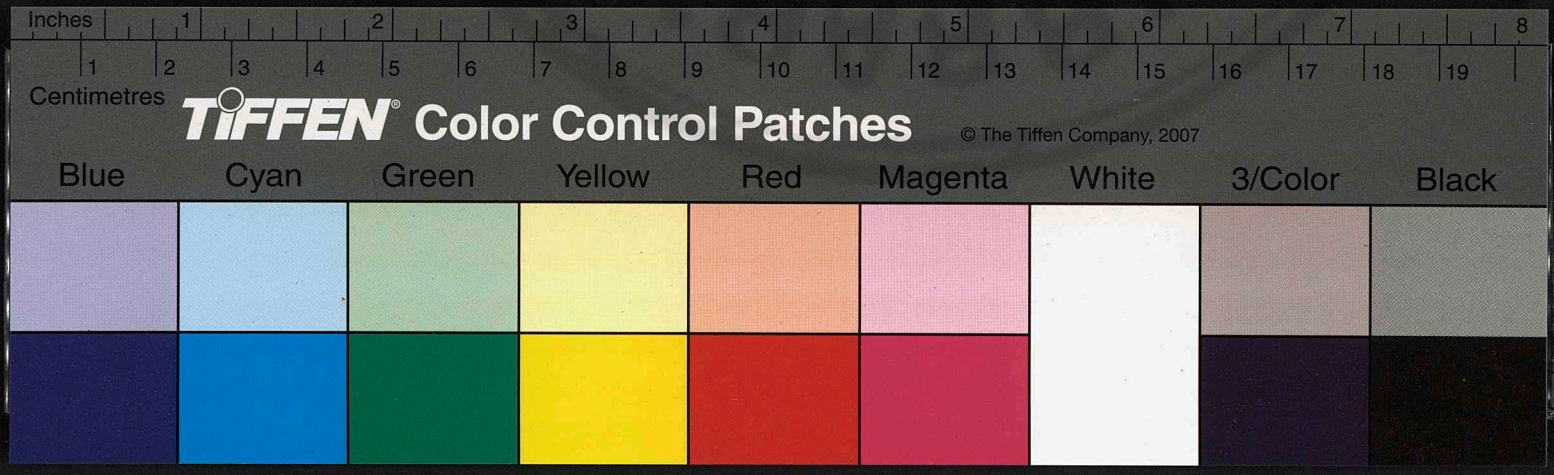
講 夫以母則不食言即無有可食者以妻則又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即無有可居者矣以於陵則又居之是尚爲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者必如蚓之無求白足而後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操者也然人而如蚓豈人理也哉是則仲子之操以律仲子者仲子向不能自遂其廉而況以廉士之廉律之乎仲子惡能廉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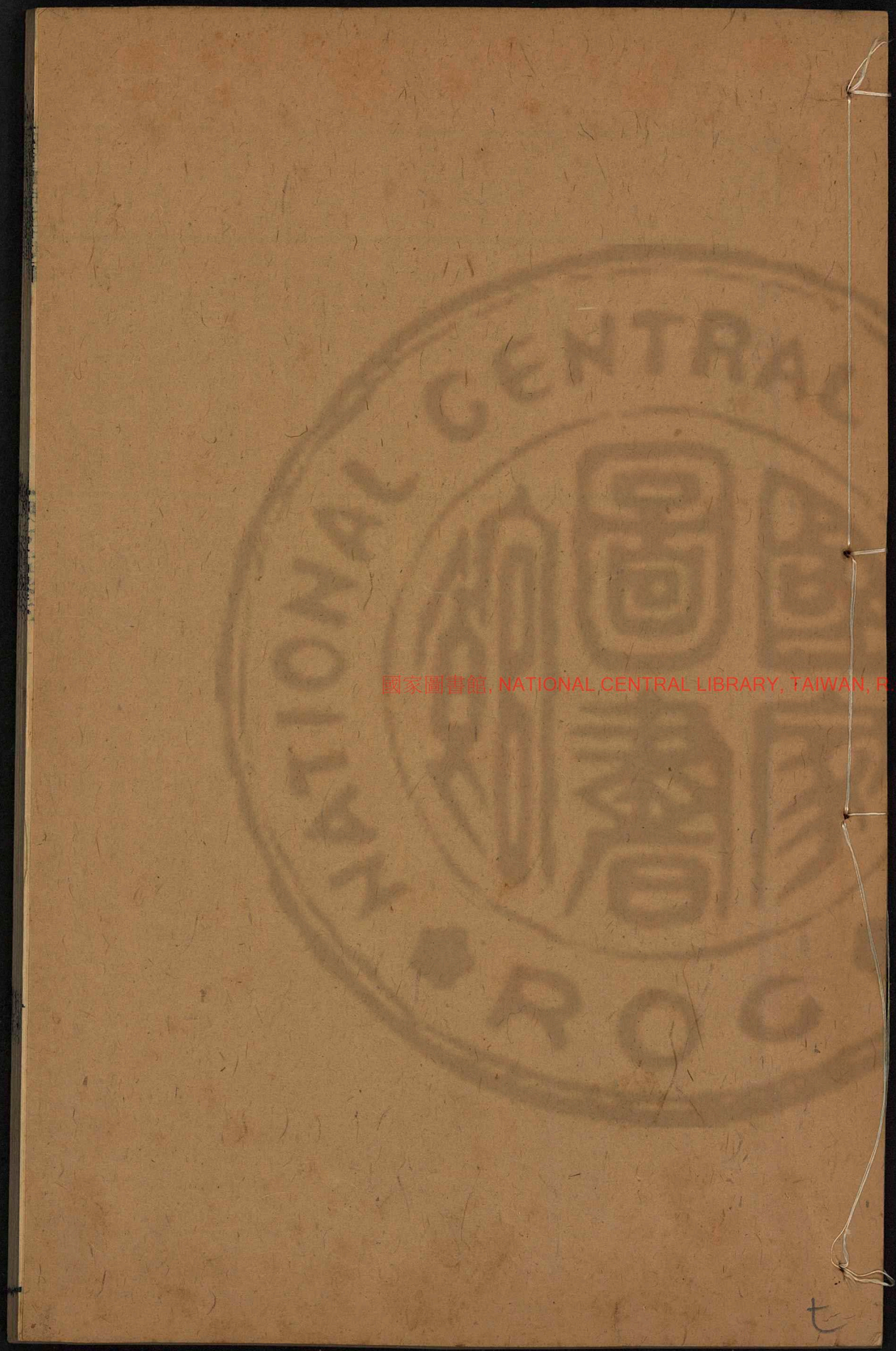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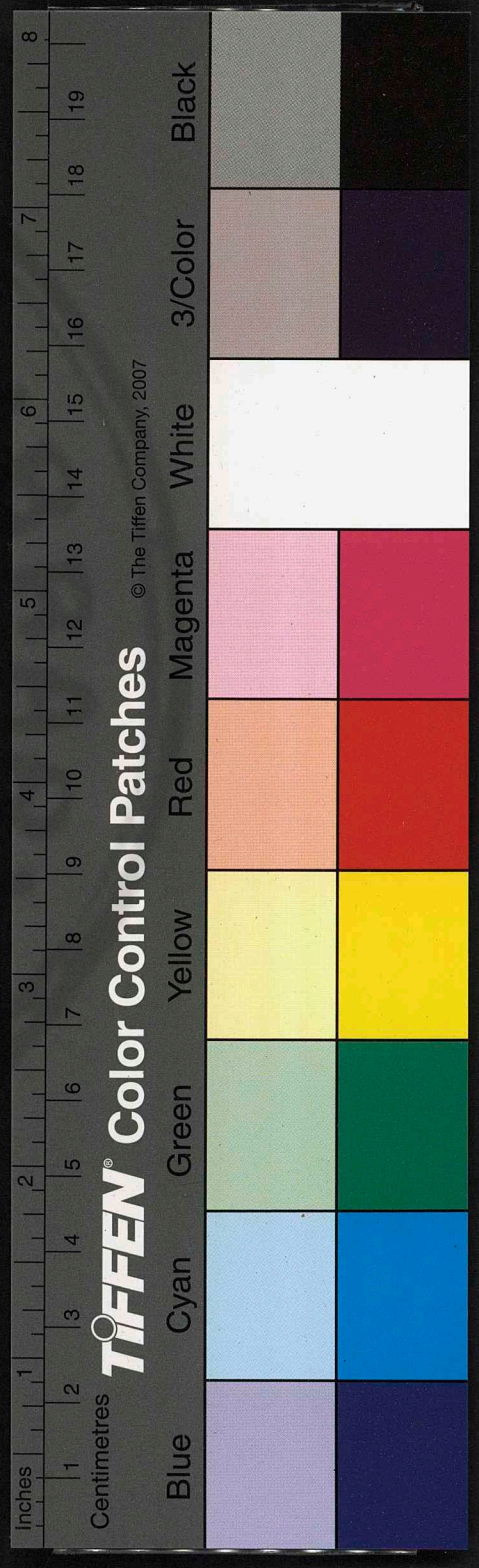
○東陽許氏曰此章經評仲子嘗辨廉有分辨不苟取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哉此廉字仲子一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詳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一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猶言得爲廉耳此二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離婁

離婁一名朱亮帝時此章論爲治者行是行先王之仁政離婁三節言治人明察秋毫幽室之不能辨五色横斜曲直一見不遵法方躐四節言治不可不遵惟仁者三節言君不可不遵法方躐四節言臣不可不輔君遵法他處論政重心此獨重法以收之故也章內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作四提掇其看眼處

離婁章旨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爲方之器也矩所以爲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聰是智慧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正是使清濁高下各得其平意舞之道此道字虛當在仁心上看不以仁政不可以治天下

離婁節旨

首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興體然即堯舜不能名般輸子一亦是借來說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爲治極言法之不可以不遵耳

公輸子

公輸子之巧心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也師曠之聰也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規矩方員之至明公輸子之至巧使不以爲方員之規矩則不能成方員之器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也雖以師曠之至聰使不以陰陽之六律則聽無所施不能成方員之器六律者正五音之法度也雖以師曠之至聰使不以陰陽之六律則聽無所施不能正樂之五音而況治天下者乎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雖堯舜有愛天下之至道使不以發慈之仁政則心無所施不能遂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262935 v.7

爲御机関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分之曰飛又爲楚設雲梯攻宋又怨吳人殺其父作木仙指吳大旱三年吳人備物謝之乃斷木仙一手吳地大雨

師曠 師曠字子野嘗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聽鐘声而知天地之

可廢也通章道字指仁政此道字指其蘊蓄運用於一心者對仁政言十二律黃帝所作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今有節旨

此重不行先王之道句即今時不能爲治由其不行仁政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二句意

徒善節旨

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二語平列而重上句見徒善之弊與徒法等故曰只是孟子隨敘隨斷不必定作古語

不愆節旨

上只說平治天下不能廢法未說出當遵來此引詩以見遵先王之法即無愆忘之過以起下先王之法

復性而平治乎唐虞之天下然則爲治之不可無法即器之不可無規矩樂之不可無六律也世之求治者奈何欲廢法乎。○今有仁心仁聞 仁心溢爲仁聞重仁心上 而民不被其澤 澤是仁及當時 不可法於後世者 法是仁及後世 不行先王之道也 以後道字都指仁政言 註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麪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講 夫堯舜之治固不能外法度而今之爲君者亦有仁民之心存乎中有仁民之聲聞于人而民不是被其教養之澤不可取法于後世者何哉蓋由不能行先王仁政之道故也此可見心與法之當兼舉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 善是仁心政作治字 徒法不能以自行 法是仁政行是推行 註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講 故曰徒有善心而無仁政則澤不及民不足以爲政徒以善法而無仁心則政爲虛文不能以自行是仁政固當本諸仁心而仁心尤當推諸仁政世之爲治者可徒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仁政哉。○詩云不愆不忘 愆是用意過當忘是照顧不及 率由舊章 舊章是先王之法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過即愆忘指不能平治意 未之有也 註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講 夫徒善既不足以爲政則先王之法信不可不遵矣大雅假樂之詩有云所行不愆過不忘失者以其循用舊章故也即

盈虛韓非子云平公欲聞清徵之音師曠曰君德義薄恐不可以聽之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又欲聞清角之音曠曰昔者黃帝以大合鬼

原盡善而當遵也是上下文關紐愆就太過邊說忘就不及邊說

聖人節旨

聖人即先王貫一節乃上古創制立法之聖人與後輪師曠用法者不同亦上而後引起末段百工之事皆聖人所作故規矩律音與不忍人之政作一統說耳目言力心言思者耳目之視聽以力而心之言則思也禮云目巧之室則知聖人不用規矩準繩亦能制器但不能遍天下及後世耳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繼字重看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即就聖人立法上說不在後人用法上說

爲高節旨

此結上二節見立法之善不可不遵首只因之而已

詩之言觀之可見爲治者苟能遵行先王仁政之法而猶有愆忘之過不能平治天下者未之有是理也人亦何爲而不遵哉。○聖人既竭目力焉 聖人是創制立法者竭是盡 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此句承上規矩句求下倣此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 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教養言 而仁覆天下矣 仁指恩澤覆是覆冒天下包後世在內 註 勝平聲。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遍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講 夫先王之法遵之無過而知古聖人立法以及天下其利爲無窮也聖人既竭目力焉凡所以爲方員平直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爲規矩準繩之法度以繼續之以爲方員平直使人皆取法焉則偏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夫耳力焉凡所以爲五音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爲六律之法度以繼續之以正五音使人皆取法焉則偏天下與後世而不可勝用也聖人既竭夫心思焉凡所以仁天下者已得之矣然又制爲不忍人之政如教養之法度以繼續之使人皆取法焉則偏當世之天下與後世之天下而仁皆覆庇之無不被其澤者矣先王之法之善如此今之爲政者奚可不知遵而因之乎。○故曰爲高必因丘陵 因是依小山曰丘大山曰陵 爲下必因川澤 流水曰川豬水曰澤 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爲政兼立政論政說智是徒恃其聰明意 註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講 言爲高者必因乎本高之丘陵此爲高之智也爲下者必因乎本下之川澤此爲下之智也爲政者不

神今君德借爲高下兩字與起末
義薄不足句兩必字有力智只在勢
以聽之聽逸上見已上兼貴君臣
之將敗曰 是以節首
寡人老矣 是以字承上起下以來脈
所好者音言則上句爲重宜字內隱
也曠又不 是得百仁覆天下在以去
得已援琴 脈言則上句只引起下句
而鼓之一 故下節緊承不仁者一而
奏之有曰 說
雲從西北 上無節首
起再奏之 此節正播惡於衆之意首
大風至而 句是大綱下五句根此逃
雨隨之裂 說道字重撰字亦不輕行
帷幔飛廟 先王之法盡在一撰字中
瓦左右皆 無道撰謂不以仁心行仁
奔走平公 政無法守是爲上所奪而
恐懼伏於 不得行其法不信一句以
廊屋之間 心之德法言犯義一句以
六律五 身之違法言道是理之當
音 然法是國之常害然道外
哉帝使伶 無法義即道度即法而理

倫自大夏 亦法度中事
之西崑崙 城郭節首
之陰取竹 此申結上二節而甚言播
之懈谷生 惡之禍當時仁政不行病
其竅厚均 在國當强城郭六句正以
者斷兩節 破之道即理也禮則理之
間而吹之 有條理處下無孚其無法
以爲黃鐘 守可知賊民如狐中叢棗
之宮制十 之類
二筒以所 天之節首
鳳之鳴其 此節以下責官正所以責
雄鳴亦六 君詩乃先儒引周王之臣
比黃鐘之 言臣能不仁全趙忠臣義
宮而皆可 士其指之所去既方嶽官
以生之是 又泄泄焉用彼相爲無然
謂律本 一字是責望意
泄泄節首
此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
共曉者以深著其情形之
可恥可鄙黃際飛云泄泄
是戲規大夫之語皆皆是
畢老築爲之設

害也 害是 **上無禮** 上無禮即無道揆
忠害 **下無學** 無學是不知道或
承上無禮來 **賊民興** 興是起此句
無道揆 **下無學** 無學來 **寡不** 寡不仁之謂如此
上不知禮則無以黎民下不知學則易興爲亂 **作** 作是興
乃亂邻氏曰自是以降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或曰成郭雖不
固而非國之災也田野雖不辟貨財雖不聚特國之不富
耳非國之害也惟上無道揆而不知禮則無以教民斯下不知孝則易興爲亂由是
有條理處下無孚其無法無良之賊民興而國之災仁無日矣此戒國之災也國之害也然
則不仁者信不可使之在高位而在高位者當以仁政自勉矣

詩曰天之方蹶 蹶是 **無然泄泄** 無然泄泄是不急救正之也
天之節首 戒詞言天欲 **泄泄猶沓沓也** 泄泄是東
此節以下責官正所以責 作爲君者之責戒輔治之 **沓也** 猶沓沓是
君詩乃先儒引周王之臣 曰上天方欲顛覆周室 **無禮** 此進退失是詩當
言臣能不仁全趙忠臣義 周時語沓沓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 言是告君之
士其指之所去既方嶽官 是戰國時語 而無持身之禮告書之言
又泄泄焉用彼相爲無然 言也明于沓沓之義則明于泄泄之義矣 非忘緩說從而視王室者無與于已此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爲臣者當知所
一字是責望意 ○泄泄猶沓沓也 泄泄 **無忝爾所生** 無忝出入禮主節制說 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無義三句此
泄泄節首 是東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 言道即仁政 **猶沓** 猶沓沓上須補泄泄
此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 **沓也** 泄意方用得猶字言 **無忝爾所生** 戒爾辭士曰上言泄泄
共曉者以深著其情形之 而無持身之禮告書之言 非忘緩說從而視王室者無與于已此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爲臣者當知所
可恥可鄙黃際飛云泄泄 非忘緩說從而視王室者無與于已此正泄泄之意猶沓沓之謂也爲臣者當知所 泄泄猶沓沓已想見此事君無義三句此
是戲規大夫之語皆皆是 戒爾辭士曰上言泄泄 **無忝** 三句又書出一個念緩悅從之貌來故結之曰猶沓沓也 ○ **故曰責難於君謂** 故曰責難於君謂
畢老築爲之設 兵兵無曰其言其易言 **之恭** 之恭是 **敬** 敬是
無曰其言其易言 **之恭** 之恭是 **敬** 敬是

THIS IS FRO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君節旨

事君兩句就立朝時說語意注重去先王之道上此正書個泄泄光景

責難節旨

此又承上三節結之上二句固重意先生在未句見不可以泄泄者賊其君也恭意思較凋大敬意思較細審故分言之責難是先立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更是做責難底工夫條件仇滄柱云責難陳善照定本章仁政說

規矩章旨

此章以仁民爲主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節欲人竭幽厲之不仁中引孔子語分擔兩頭幽厲之竭忠以竭其法堯舜之心也前兼君臣後單言君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是莫可增損之意聖人倫之至也人倫是五至極也人倫品之倫厚言規見前篇規矩章

知盡所以爲方員之極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君道也欲爲君盡君道堯舜之道不過曰盡人倫而已矣見無他法

不以堯舜之道以仁政言堯舜之道不過盡人倫而已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二者指君臣盡道堯舜言仁與不仁指事君言

道二節云兩條路耳仁與不仁在孔子大抵就天理人欲孟子則以法堯舜不法堯舜說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仁也甚則喪其國削此四句是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百世弗能改也

此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生弑亡總出於不法堯舜誣法動亂常曰幽厲指生弑亡而厲此泛說誌下話頭厲指

規矩節旨

此以法之至形起倫之至字勿作高遠看蓋盡故至見不可移易增減

欲爲節旨

人倫兼五品而專言君臣者本於當時之君發卽臣之盡此以竭其法堯舜之心也說觀求二節可見兩欲字各連着盡字作句法堯舜是照仁說下反四語是照不仁說

道二節旨

道二節云兩條路耳仁與不仁在孔子大抵就天理人欲孟子則以法堯舜不法堯舜說

暴其節旨

此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生弑亡總出於不法堯舜誣法動亂常曰幽厲指生弑亡而厲此泛說誌下話頭指

情之極天下其孰能外之然則有○欲爲君盡君道君道主盡倫之思者不可不知所以法矣

二者指君臣盡道堯舜言欲爲臣盡臣道主治民言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二節云兩條路耳仁與不仁在孔子大抵就天理人欲孟子則以法堯舜不法堯舜說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仁也甚則喪其國削此四句是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百世弗能改也

此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生弑亡總出於不法堯舜誣法動亂常曰幽厲指生弑亡而厲此泛說誌下話頭指

責難節旨

此又承上三節結之上二句固重意先生在未句見不可以泄泄者賊其君也恭意思較凋大敬意思較細審故分言之責難是先立個大志以帝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更是做責難底工夫條件仇滄柱云責難陳善照定本章仁政說

規矩章旨

此章以仁民爲主首二節欲人法堯舜之仁末二節欲人竭幽厲之不仁中引孔子語分擔兩頭幽厲之竭忠以竭其法堯舜之心也前兼君臣後單言君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至是莫可增損之意聖人倫之至也人倫是五至極也人倫品之倫厚言規見前篇規矩章

知盡所以爲方員之極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君道也欲爲君盡君道堯舜之道不過曰盡人倫而已矣見無他法

不以堯舜之道以仁政言堯舜之道不過盡人倫而已

○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二者指君臣盡道堯舜言欲爲臣盡臣道主治民言

道二節云兩條路耳仁與不仁在孔子大抵就天理人欲孟子則以法堯舜不法堯舜說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仁也甚則喪其國削此四句是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百世弗能改也

此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生弑亡總出於不法堯舜誣法動亂常曰幽厲指生弑亡而厲此泛說誌下話頭指

規矩節旨

此以法之至形起倫之至字勿作高遠看蓋盡故至見不可移易增減

欲爲節旨

人倫兼五品而專言君臣者本於當時之君發卽臣之盡此以竭其法堯舜之心也說觀求二節可見兩欲字各連着盡字作句法堯舜是照仁說下反四語是照不仁說

道二節旨

道二節云兩條路耳仁與不仁在孔子大抵就天理人欲孟子則以法堯舜不法堯舜說

暴其節旨

此承上賊其民來甚不甚生弑亡總出於不法堯舜誣法動亂常曰幽厲指生弑亡而厲此泛說誌下話頭指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DIGITAL ARCHI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均權矣是
為五則規
者所以規
員器械令
得其類也
規者所以
矩方器械
令不失其
形也規矩
相須陰陽
位序員方
乃成準者
所以揆平
取正也繩
者上下端
直經緯四
通也準繩
連体衡權
合德百工
由焉以定
法式
幽厲

周之二王言不及桀紂者
謚法周公始立耳
殷鑒節旨
詩人本欲厲王鑒紂而設
為文王嘆紂之辞見殷鑒
在夏以明周鑒在殷原有
兩層孟子引之見人當以
幽厲為鑒此之謂也內又
添一層
三代章旨
此章深為不仁者警雖從
天下說到庶人却以國
為主點醒世主全在惡死
亡三字
三代節旨
孟子蓋欲發當世諸侯下
針故特拈三代以起案
國之節旨
上節是已然者此以必然
者言重此節啟末至亡與
不仁存所以字含仁不仁
夫子節旨

民甚則身弑而國以亡不仁而暴其民不甚則身亦危而國亦削禍之見于身前
者如此不特此也及既沒之後據其暴行加以惡謚而名之曰幽以表其暗昏之曰
厲以表其虐公義所在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歷百世之遠
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禍之見于身後者如此不亦可懼之甚哉○詩云殷鑒
不遠殷指紂鑒是戒在夏后之世夏后指桀此之謂也此之謂指幽厲言註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
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
子引之又欲後人鑒生于其後者觀此亦可鑒矣大雅蕩之詩有云殷紂之所當鑒
以幽厲為鑒也言者不在于遠近在夏桀之時此正今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
然則為君者可不法堯舜而甘以幽厲自居為講陳新安曰此章欲人法堯舜而仁
臣者可不敬其君而忍陷其君于幽厲也哉此戒人勿如幽厲之不仁遏人欲遏
天理
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仁就愛民上說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其字指三代不仁自暴虐上說註三代
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講孟子徵夫天下不仁者曰吾嘗歷觀三代其始之得天
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下非無自也以禹湯文武之仁得之其後之失天下
非無自也以桀紂幽厲之不仁失
之蓋得失之係于仁不仁如此○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亦字對上看然字指得失以仁不仁
言註國謂諸講不惟天下為然也至于國之所以或衰而廢或盛而興或治而存或
侯之國言亂而亡者亦以仁不仁如三代然者可見國之得失不異于天下則
下此而有家有
身者又可知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天下言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社稷國所主卿大

幽王名宮
涅厲王之
孫宣王子
也娶申后
生太子宜
臼後褒人
有罪請入
女子贖之
是為褒姒
嬖之生伯
服廢申后
及宜臼申
侯怒與犬
戎攻幽王
殺王於驪
山下於是
諸侯共立
宜臼是為
平王東遷
洛邑而西
周遂亡

此言不仁之禍無一人可
免何是大概說
今惡節旨
此深明不仁之難免死亡
恭危言以戒當時也
愛人章旨
此章為時君治效未臻而
徒責望於人者發特以反
字提醒之首節總論其理
次節乃是以反求工夫工
夫既盡則自有身正之化
末節引詩重承言上
愛人節旨
仁智敬是推愛人治人禮
人是用三反字不徒空空
自反何有愈加愛治禮意
三人字指臣民說
行有節旨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寔
含此三者見無自反處不
過節此三者無刻無處不

夫不仁不保宗廟宗廟卿大夫所祀者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四體四肢節以身言註言必死亡講何在而可夫不仁亦
也如天子而暴虐不仁不能保四海于無疆矣諸侯而暴虐不仁不能保社稷于靈
長矣卿大夫而荒淫不仁不能有家而保宗廟矣至于士庶人而荒淫不仁不能有
身不保四體矣不
仁之得禍如此○今惡死亡而樂不仁今指當時諸侯樂是有喜意以為之意是猶惡醉而強酒醉字強字指上
何說惡醉強酒正言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註此言不能保者皆死亡之禍也夫死亡固可
喻其死亡不免言而猶所以死亡則由于不仁今惡死亡而猶
樂意于不仁之事欲無死亡其可得乎是猶惡醉而強酒
欲無醉其可得乎欲保國家者信不可不反求于仁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愛主恩意言不親是不見愛戴意治人不治反其智治以政教號令言不治是不就吾約
束禮人不答反其敬禮是謙遜不答是不以禮待我註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講孟子承上言仁
意而因及智禮以勉人之正已也曰御人之道在于盡已盡治者休人以愛人宜乎人
之我親矣而竟有不親焉則必反其仁恐我之愛人有未至也用智以治人宜乎人
之我治矣而竟有不治焉則必反其智恐我之治人有未至也施敬以禮
人宜乎人之我答矣而竟有不答焉則必反其敬恐我之禮人有未至也○行有不
得者行指凡所欲得處說皆反求諸己下一皆字見自治當詳也其身正是反身而天下歸之歸指主求得
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不但已也凡
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講吾身之所以

反求丹故下一曾字其身處事接人應物之間有不得遂其所願者皆反求諸己以盡其道加此則自治益詳而其身正矣身正則師道者傾心歸天下之人皆歸于我矣豈特一家一國之大我正則師道者傾心歸天下之人皆歸于我矣豈特一家一國之大我

歸是我足語當急讀身正即在反己內天下歸即在其身正內層層倒縮上去

永言節旨

此重永言不專自求益反求之心無期效之心也

恒言全旨

此章示人君當知所本重本在身三字本字貫全教化說恒言是人所常言不是恒人之言上二本字是末中之本特以引起下一本字上二本是恒言中所有而爲推原之下一本是恒言所未備而爲補足之益身爲家之本即爲國與天下之本也

爲政全言

此章見身化之易而不得於巨室而正身意即在不

○孟子曰天下有道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天下慕亦在其中

兼臣民言故加然德教政術

臣民言

平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怨也參上文人視齊桓公曰願流行之猶流充滿也盡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服而悉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能服其心故不在正身以服巨室之心而不取其怨怨耳盡巨室者入情所膽仰也君既不得罪于巨室而爲巨室之所慕則一國之人必以巨室之心爲心而慕乎我矣國人既知所慕則天下之人必以國人之心爲心而慕乎我矣至于慕以天下則四海之心皆是德教所孚自沛然洋溢乎四海而不可禦矣信乎爲政不難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

有道是尚德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小賢指諸侯但德以蓋人言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無道是尚強小大以土地言

小役大弱役強

服強以甲兵言

順天者存

順天如有道則聽役于大德大賢無道則聽役于大國強國

逆天者亡

逆天者尽上二段有道之世人皆

得罪三字內不必另講爲政節德教沛然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貴臣之家分兩項說巨室與國同休戚是有責備君身意不得罪非巨室不罪我乃我身無可罪之端慕者怨之底也巨室所慕而天下見不能意巨室慕而一國天下即慕者非徒同巨室計消息人心不約而同此可想德教沛然光景盛字從沛然生西海極言其所至之遠

天下章旨

此章激發諸侯自強行仁以回無道之天意前三節引起重後三節以師文王爲主蓋不能自強則但如景公之順天惟修德行仁乃能爲文王之同天也總註極明

齊女吳絕越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君女爲貢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葬於西山化爲白龍而逝○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負之先卒

天下節旨

此節泛論理勢如此以有道倍起無道上兩段字是心服下兩段字是力服主順天說是本節分位下而同天意勿遽揷入

齊景節旨

舉齊景公雖以証能順無道之天然非眞以爲處無道之正法也只看挑動一個恥字隱隱爲同天引線今也節旨

此承上景公來孟子不是有個怪他恥受命只言徒恥無益以引到師文王上先師即先輩之先勿泥

如恥節旨

齊景節順天事也今也節逆天事也逆天既不可順天又不甘兩路過同師文

裸

倪氏曰周禮有祼鬯以和黍爲酒其名曰秬天命靡常尤其肯要也仁邑將祭則築鬱金香草煮之以

王來獨言文王者文王以弱小而强大是能同天的樣子師文王虛含下好仁當是大國如秦楚小國如滕薛至爲政於天下則化無道爲有道矣

商之節旨

此明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以見其可師也克商是武王事詩歸美文王者以武王功之所成寔文王德之所致故周公追述以戒成王商之孫子六句言商孫子之臣亦有彬彬以哲舜走周廟之祭商孫子和黍爲酒及殷上兩層重在孫子边其名曰秬天命靡常尤其肯要也仁邑將祭則不可爲一句是孔子釋詩衆字承其實不億說國君德善之以二句因文王而泛論其理

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靖孟子勉當時修德以自强也曰天下之大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言分有二非出令以使人則聽命以役使于人此相師之定體也然有尚德尚力之不同若天下有道人皆修德而位必與德稱諸侯德之小者見役于天子之大德若天下無道人不修德但以力相尚諸侯國之小者見役于諸侯國之大者諸侯力之弱者見役于諸侯力之强者天有道德不及人而爲人所役無道力不及人而爲人所役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之所在也順其理勢者則國以存道其理勢者則國以亡觀于存亡之机而有國者當審所尚矣○齊景公曰景公齊國之君名

不能令文王受命是絕物也絕物猶言棄也是性鄙恥字正主（言人既絕棄之國也景公差與爲昏而思其强故涕泣而以女與之言我觀古人有不得已而順無道之天矣若齊本强大之國也至景公則力已小弱吳雖蠻夷反以其强大而賤之故景公自言曰凡有國者之與物相與也非令人則受命于人今既不能令以使人又不屑已以受命于人是與物相睽絕也物可爲而絕乎于是涕出而以女嫁于坝焉蓋情雖所不忍而勢出于無奈齊景公之能順天如此

○今也小國師大國師效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强其服從者效皆若天之大國不能自强遂見役于吳如此況小國乎今也小國處無道之世不能修德以保國

先師也師文王也身爲弟子豈得不受教于師國既小弱豈得不

○如恥之恥是恥受命于大國是在勉力者强求其所以免恥者而已矣○**文王**德行仁**師文王**承上過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五年七年皆言其速**必爲政於天下矣**爲政治主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意言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爲差盡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爲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舉人度其時則可矣然此順理而言若反其師大國者而師文王以修其德誠師文王以大約不過五年四小者所乘之勢稍易可大弱可强大國反爲吾役以爲政○**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言其多**上帝既命**上帝即天也命于天下矣而何有于受命之恥哉

侯服于周服周服是商孫子臣服于周之故**天命靡常**靡常是殷之所以失其衆**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京周京師**侯服于周藐之孫子**孫子指仁心行仁政**天下無敵**無敵是王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國君汎說好仁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祼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和曲酒名俱孔子之言

鬱鬯祼乃用之取其芬香考達以降神曾者以其條暢也

欲無節肯

此反言以決之也引詩只重誰能二字見欲無敵於天下者不可不以仁灌參云不以仁灌如何能無敵不照間而詩意已到下乃點明

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然可見文王固所當師矣試以其事言之詩云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言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孫子服之凡殷士之容貌眉大才能敏達者皆執祼鬯之禮助祭于周之京師焉孔子丙讀此詩而嘆曰我聞至仁商孫至衆以衆遏仁則衆失其衆而不可為衆也夫文王我師仁者○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

今指小國也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濯在

無敵為益信矣

執熱之先非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註耶受命于大國是欲無敵于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述語辭也言誰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謂者必行仁政而後耳○此章言不能自強則欲無敵于天下乃今也恥為大國所役欲無敵于天下而不師文王以好仁是猶執持熱物而不以未自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誰能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乎夫亦盡人以俟天勉重章管不徙教人聽天所命教人從聽天命中修德以自強可知順為賢德而可矣言天之詔只是陪起回天之意中間如耶之二句是順天同天兩頭轉捩要語正通章最吃緊處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者指當時其舊如此

言哉不仁者指當時安是視為無患意危如國家衰弱外夷將作之類而利

有說言是患言

舊所以亡者樂是喜為意所以亡是致亡之由

不仁而可與言則荷

是不可與言却句句悚他聽言總計心存不存是推本言之

不仁節肯

本欲與之言却從不可與言說起屬望更殷中二句正不可與言處求二句反言喚醒

有殉節肯

孺子之歌全是無心玩而可以濯我纓水之可非孺子之也要虛虛摹寫無心之妙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倪氏曰漢水東為滄浪之水

孔子只將歌詞細繹一番便已指點箭畫斯字從上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有洲曰滄浪洲水遵情詞乃極危慘自取句就本說而意自廣是也

夫人節肯

此從孔子自取之言而推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濯纓濯足喻出處之異用非人所能皆水之清濁自取之也觀物理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侮是玩狎自取之言

毀之毀是破壞自毀其家不治言取之者言由孔子之言觀其舊者不知其為危辱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敗也註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謂孟子嘗當時不仁者曰人當自其國家而自取之也謂欲長保滄海之過成德言者夫不仁之君其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危之所在本非安也彼則以為安而之所以為抑我仁之道本不可樂也彼不知其亡而反樂其所以亡者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人言而悔悟去危而圖存而何亡國敗家之有○言偃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註滄浪水名謂然其至清濁而歌曰滄浪之水時而清兮可以之濯我纓也滄浪之水時而濁兮濁可以之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而皆可適于用此其歌固出于無心者矣○孔子曰小子聽之小子是門弟子之指歌言滄斯濁斯字有未自取之也自取是水之至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言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萬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孺子之歌有至理存焉小子其聽之夫水之清濁可見言斯以之而濯纓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能皆水之清濁自取之也觀物理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侮是玩狎自取之言而推

毀之毀是破壞自毀其家不治言取之者言由孔子之言觀其舊者不知其為危辱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敗也註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謂孟子嘗當時不仁者曰人當自其國家而自取之也謂欲長保滄海之過成德言者夫不仁之君其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危之所在本非安也彼則以為安而之所以為抑我仁之道本不可樂也彼不知其亡而反樂其所以亡者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使不仁而可與言則必因人言而悔悟去危而圖存而何亡國敗家之有○言偃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註滄浪水名謂然其至清濁而歌曰滄浪之水時而清兮可以之濯我纓也滄浪之水時而濁兮濁可以之濯我足也夫不問其清與濁而皆可適于用此其歌固出于無心者矣○孔子曰小子聽之小子是門弟子之指歌言滄斯濁斯字有未自取之也自取是水之至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言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萬孔子聞之而謂其弟子曰孺子之歌有至理存焉小子其聽之夫水之清濁可見言斯以之而濯纓濯足矣貴賤異用非人所能皆水之清濁自取之也觀物理之自取而人事可知矣○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侮是玩狎自取之言而推

毀之毀是破壞自毀其家不治言取之者言由孔子之言觀其

廣之也曰自侮自毀自伐自
見不得歸其咎於人

太甲節旨

此引書証自取之意曰自
作見不得諉其數於天

榘矧章旨

此章勉時君志仁以圖于
意以今天下節爲主前三
節泛論民心歸仁而以必
王動之後二節申明好仁
當速而以死亡陽之仁民
之要只在與聚勿施二句

榘矧節旨

以失天下引起得天下歸
重與聚勿施上民之欲衣
食安逸民之惡飢寒勞苦
此易知也但此以如此爲
欲惡彼以如彼爲欲惡其
虛衷察之誠切体之未易
爲知既知矣又有許多事
難或便民而不與若或便
入而不便皆必其行仁

侮自毀自伐之謂也有國家者如繹思自取之義而深戒

信忠

禍災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物榘紂開靖便是今諸侯樣子失民是失天下之由失其民者失其心

民之由

也失心是失

得民心就是得

得民斯得天矣得民就是得天下之道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有道斯欲與之聚之與聚是所欲與利意即與聚勿施是爾也除惡意爾

欲惡勿施是爾也

民之所欲

與之聚

所惡勿施

失其心是失

得其心有道

得民心就是

得民斯得天矣

得其民有道

獺水之就下水之欲就下

獺一名水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
狗食魚居
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水中毛着
水不濕亦
能休於大
木上謂之
水獺亦謂
之海獺獺
取鯉於水
商四方陳
之進而弗
食世謂之
祭獺月令
孟春獺祭
魚又主制
魚祭魚然
後虞人入
澤梁。机會好仁即與聚勿施惡
獺穴知水
之高下蓋
預度水所

獺祭魚

民之節旨

首節是上感下此節是下
欲惡彼以如彼爲欲惡此
虛衷察之誠切体之未易
爲知既知矣又有許多事
難或便民而不與若或便
入而不便皆必其行仁

獺祭魚

今天節旨

今天下三字有味正民欲
之時見世主不可失此
八澤梁。机會好仁即與聚勿施惡
獺穴知水
之高下蓋
預度水所

此恐世主不自激發又倍

獺一名水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
狗食魚居
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水中毛着
水不濕亦
能休於大
木上謂之
水獺亦謂
之海獺獺
取鯉於水
商四方陳
之進而弗
食世謂之
祭獺月令
孟春獺祭
魚又主制
魚祭魚然
後虞人入
澤梁。机會好仁即與聚勿施惡
獺穴知水
之高下蓋
預度水所

此恐世主不自激發又倍

矣得其心有道凡民心有所欲皆與之聚之心有所
惡皆勿以施之尔也如此則得其心而民歸之矣

民之歸仁也仁指上所欲言
猶水之就下水之欲就下就下是
欲曾之走壙也走壙是走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
之仁是爲湯武歸民者榘與紂也天民本欲歸湯武
之仁又有榘紂不仁者爲之藪之仁之勝不仁也

獺祭魚

民之節旨

首節是上感下此節是下
欲惡彼以如彼爲欲惡此
虛衷察之誠切体之未易
爲知既知矣又有許多事
難或便民而不與若或便
入而不便皆必其行仁

獺祭魚

今天節旨

今天下三字有味正民欲
之時見世主不可失此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不至而穴言以動之七年病久因之也

○ 喻也三年艾深仁之喻也

此二句無急求意急求在下歟句內轉出志非空志有奮然圖功意在其種類不一

鵻 鵻鶖鳥一名鳳凰鵻似鷂黃色燕頷向風搖翅飛疾擊鴿鵠燕雀食之左傳云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

艾 琦稚曰艾一名冰草可以療病字說云艾能又疾久而弥善

仁人節旨

此言仁義之爲美正謂其自有之意二句平重兩人字從兩曰字生安宅正路非借喻之辭乃就人身上是落指點見仁義在人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原暴棄不得底

曠安節旨

非暴棄言曠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居所不可居舍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所不可由豈不可哀

道在節旨

此章爲賢智之徒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未句是指示他是地入外無道故曰迩道外無事故曰易此明對當時功利邪說諸家舍邪

引詩以譬世主急自振厲諸侯平日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苟及今不志于仁將見○詩云

身憂以陷於死亡二句見王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大病已深而欲求乾久當志仁言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昔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迫矣然致王固在于仁而行仁又不可緩也今之欲王者乎曰大失民心以至于國勢憂辱死亡將至矣在乎急行仁政以救之猶七年之病病根深矣在乎急求三年之艾以治之也三年之艾既不昔于平時之則猶或可及苟爲不昔則終身不得而病終不免于死亡矣然則今之既無積久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苟及今不志于仁將見○詩云其何能淑指不志於仁者言蕞脊及溺即憂辱死亡意

自暴章旨

此章爲暴棄仁義者警重兩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也

自暴節旨

上四句虛下四句正詳暴棄之是而見其不可與有言有爲也仁是惻義是用礼以義起義字即可以該礼故下只申言仁義

引詩大雅桑柔之詩云今之所爲其何能以自善于載相與及于喑亂而已此即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也然則欲免終紂之死亡者奈何曰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

相引以喻于謂相也言今之所爲其何能善則不志湯武之仁也此引胥溺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

○孟子曰自暴者無是剛惡邊與有言志言不能居仁由義作爲字謂之自暴也是激不起的言非世儒謂之自絕也正見不可自絕之意居由皆以有爲言

居仁由義仁義是本有的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毀道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礼義之爲美而非毀之謂與不志湯武之仁也此引胥溺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

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

引詩大雅桑柔之詩云今之所爲其何能以自善于載相與及于喑亂而已此即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也然則欲免終紂之死亡者奈何曰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毀道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礼義之爲美而非毀之謂與不志湯武之仁也此引胥溺之詩喻如水益深非仁無以拯之而救其溺

自暴節旨

上四句虛下四句正詳暴棄之是而見其不可與有言有爲也仁是惻義是用礼以義起義字即可以該礼故下只申言仁義

引詩大雅桑柔之詩云今之所爲其何能以自善于載相與及于喑亂而已此即終身憂辱以陷于死亡之謂也然則欲免終紂之死亡者奈何曰前引執熱之詩喻如火益熱非仁無以沃之而解其熱

自暴章旨

此章爲暴棄仁義者警重兩自字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也

自暴節旨

上四句虛下四句正詳暴棄之是而見其不可與有言有爲也仁是惻義是用礼以義起義字即可以該礼故下只申言仁義

仁人節旨

此言仁義之爲美正謂其自有之意二句平重兩人字從兩曰字生安宅正路非借喻之辭乃就人身上是落指點見仁義在人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原暴棄不得底

曠安節旨

非暴棄言曠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居所不可居舍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所不可由豈不可哀

道在節旨

此章爲賢智之徒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未句是指示他是地入外無道故曰迩道外無事故曰易此明對當時功利邪說諸家舍邪

化而入也此所謂孟子戒暴棄者之自絕乎道也曰仁義之道人人有之孰不欲下愚之不移也曰其與有言也與有爲也惟自暴害其身者以不才而自安不可與之何有言也與有爲也何謂自暴彼不知礼義之爲美而言非毀乎王贓空也由必不見信何可與有言乎何謂自棄彼猶知仁義之爲美而溺于怠惰自謂不能居仁由義者此所以謂之自棄也以斯人而與之爲乎仁義必不能勉何可與有爲○仁人之安宅也安是無邪曲故闢夫暴棄者之自絕乎仁義如此亦未知仁義爲人所固有耳仁則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危害意義人之路而爲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居是無一毫人欲之傾危不但爲人之安宅而爲人之安宅也義則天理之宜公無一毫人欲之邪枉不但爲人之正路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曰天仁爲人之安宅則人當終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曰天仁爲人之安宅則人當終身由之可也何自暴自棄者嚮若身之安宅而弗居舍吾身之正路而不由不亦深可哀哉知暴棄者之可哀則所以觧乎仁義者不容諉矣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道指當然之理言亦易而事諸難指事之外言人之親其親長其長上親長字虛指孝敬而天下平天下盡父兄子弟言親長在下親長字實指父兄而天下平平是孝弟同風意言人爲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言孟子示人以求道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言于近易也曰道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根本言道言事故指出個現成道理與他看人人已隔也而乃求諸遠行道之謂事事本在易也而乃求諸難孰知親之當親長道之在人爲甚爾親吾之親長吾之長事之在人爲甚易誠使人人各親其親以盡乎人子之事各長其長以盡乎人弟之事則家皆孝悌俗皆仁義道德可一風俗可同蕩乎之化已臻而天下自爾饒雙峯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且難哉

○孚曰君位下指臣　而不獲於上　上指君　民不可得而治也　自不獲于上來　獲於上有道

此章示人當思誠也首節言凡事皆必本於誠身次節推身之當誠求節決能誠之應以終首節之意跨窒工夫全在思誠上

居下章旨

此節以誠身爲主誠身屬在悅親是步步遞下的文法其意各件都本於此誠身能篤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己之謂明善節誠身內工夫故下節只頂誠字說朱子曰獲上信友等皆以有道言蓋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誠悅萬物

信於友弗獲於上矣　自不信于友來　信於友有道　事親弗悅弗信於矣　自事親弗悅來　悅親有道

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　自反身不誠來　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總見明善又篤思誠之不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眞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治其民其道在于獲上者不獲信于友則志行不孚名豈不著弗獲于上矣然信于友有道其道在乎悅親弗得其悅則所厚者薄無所不動弗信于友矣然悅親有道其道在乎誠身而爲善之心有不誠則外有事親之文內無愛親之是

以求獲乎上更依誠道以求言於友呵意曲從以求悅於親實行助長以求誠其身是也

誠者節旨

此正指當誠之故兩句一直說下歸重思誠邊此天道節人所具天分之性非也指聖人言擇善固執皆少諱不得思誠內兼明善誠身包得中庸博學之五句

至誠節旨

此決言能誠之效見思誠之功不可不至也工夫造到極處盡人合天便是至誠至誠更有何不動下一句反勘總註思誠爲修身之本是修身以知行爲先明善又爲思誠之本是知行中又當以知爲先

伯夷章旨

此章勉諸侯法文王以行

大公

呂伯奚姓

不悅于親矣誠身有道其道在于明善爲不能即事窮理以盡知善之所在則善惡不免于混淆好惡多失于自欺不誠其身矣君子能明善以誠身則事親爲是孝交友爲寔信事君爲寔忠治民爲寔政一誠善而萬善從之矣

人之道也　思誠如於君民親友間主誠者理之在我者皆是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當然之則也　誠者天之道也　是理者字勿泥作人思誠者是故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乎道是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是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誠也人心有不實之僞故思誠以實之　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　此反言以主至極也陽氏曰動便是感處若是上自意言獲乎上言乎友悅於親之類是地位動是感動意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此決言誠之有能動者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爲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爲思誠之本乃舉東白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當潛心焉言思誠之功

而造于至誠誠至自能動物以之事親而親悅以之取友而友信以之事君而君用以之治民而民從而猶有不動者未之有此理也若不造于至誠則豈有能動物者也人可不盡思誠之功哉

○孚曰伯夷辟紂辟紂是避　居北海之濱海濱海邊極遠之處　聞文王作　作是起在興發感意　喜蓋來歸是歸西伯之位　曰盍歸乎來歸老就養者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　政施仁說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海人四仁政意前二節言文王有
岳之後皆養老之政以來人望以得
屠牛於朝　民心是偶提成樣子引起
歌賣飯於　未節可知戰國時有大老
孟津其驗　焉則孟子是已
困年老矣　伯夷節旨
聞西伯養　此只重歸仁意避亂意輕
老乃西歸　善養老說養民在內養老
於周釣渭　特仁政中一事伯夷簡家
上西伯將　衰士心在萬世太公周室
出獵卜之　元老心在當世二人後來
曰所獲非　行事不同但當時歸西伯
龍非騾非　則一耳
虎非羆　二老節旨
王者之佐　此言文王所以爲政於天
也遂出獵　下虛大老重德不重國有
渭濱至於　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
磻溪見老　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
父釣問曰　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得
吾聞此邪　天下之大老五字父子二
對曰君子　字總形容人心不約而同
樂行其志　意高往只是心歸

小人樂行　諸侯節旨
其生吾非　行文王之政必得大老如
樂於漁也　伯夷太公者先歸而天下
皆伯因就　歸與論天下
政事大悅
之曰吾聞　此章惡當時之強戰者而
況君大公　歷述文王之仁政上二節即高國之罪以
曰盍歸乎　下一節即連
吾聞善養　諸侯皆蓄兵之罪下一節即連
老者　文述商民
以望政師　以望政師
望左右文　明此節旨
王德乎政　強戰甚於富國者全在殺
人盈野盈城上一個人如
平後佐武　於齊都當同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
王伐紂封　天下也
於齊都當同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
天下也
伐暴救民於塗炭戰國之
垣

文王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
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以
庶人之老皆無凍餓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言行仁政也曰人君皆欲
爲政于天下而卒未得人歸者則以仁政不行故也試以文王觀之昔商紂毒痛四
海播惡衆老伯夷辟紂之亂居北海之濱益非君不事矣及聞文王作爲西伯于是
翕然興曰吾盍歸乎來哉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太
公亦辟紂之亂居東海之濱益非時不出矣及聞文王作爲西伯于是翕然興曰吾
盍歸乎來哉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我可歸之以就其養矣○二老莫下之大老也　大老齒德俱尊意　而歸之矣
天下之父歸之也　父子亦就其養意言何往言老言非常人之老者
天下之父言滿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賢
之者乃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大老而爲天下之父而天下之民皆其子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則父者子之所望而往者也其實行之三老
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言
此伯夷太公之事文王也是無以保天下之心哉益二老者所以德值非如常人
子文焉往而不歸哉此文王之政所以得天下之大老也既曰天下之父歸之則天
下之父歸之則父者子之所望而往者也其實行之三老
政者　政是發政施仁善養老在內　言今之諸侯特行其不能
言國所要之諸侯特行其不能
于天下矣有國治吾者
亦何憚而不師文王耶
○善乎曰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　改指救正意德是
惡德指壞劉說　而賦斂倍他日　倍是加
是乎　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改指救正意德是
惡德指壞劉說　而賦斂倍他日　倍是加
他日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言家臣賦猶散也取民之粟倍子
而攻之責其罪而責之也如此　孟子爲當時强戰者罪也曰今之事君者皆以强兵爲
○由此觀之　此字指强戰說　君求戰強戰爲君之罪
絕　況於爲之強戰　强戰之甚
看此所謂辜土地而食人肉　此字指强戰說　辜是殺
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爲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　言由孔子責求之
則見辜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至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言觀之則凡當
時之君不能行仁政以裕民而爲之臣者反聚斂于民以富之是皆助桀之類冀棄
於孔子者也夫富其君者特奪民之財耳未至于殺人也尚見棄于孔子如此況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眸子　陰是府曰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替其昏明人心通竅于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

時以亂盜亂視民如草菅

故善節旨　故字承非不容死來上刑之服兄當連諸侯而使之戰辟草萊任土地而皆積以助之戰兩項總是強戰一路人但猶非身親殺人者故兩曰次之非未減也

存乎章旨　此章爲徒以言觀人者發蓋聽言固觀人常法孟子更添觀眸子乃獨辨隻眼處上論孔子觀人是詳審法此是直截法

存乎節旨　存乎人者凡五官百骸皆是良在自然而然上見真良句且虛說眸子不能掩何正見其貫良胸中正四何正見其不能掩文平讀

爲其君之強戰者爭地以戰則欲求得乎地其勢必至於殺人盈野矣爭城以戰則欲求得乎城其勢必至于殺人盈城矣夫以土地之故而殺人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雖至于死猶不足以容之其爲孔子之所棄又當何如耶○故善戰者服上刑善戰即上強戰之人服加也上刑是極刑連諸侯者次之連是連結諸侯使相攻戰之徒之字指善戰之刑說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開墾也任土責其爲民皆爲君聚斂之徒之字註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照上說言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言強戰之罪大如此因罪定刑而可以知所不赦矣故善戰者當服最上極刑以正其賊君殘民之罪至于縱橫逆說連結諸侯與兵構怨以禍民者即次之爲亂井田開闢草萊以共土地分授于民使任耕稼爲聚斂計以害民者又即次之有王者起按法以誅所必然者乃今之諸侯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哉毋惑乎禍亂之相尋而不已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道身言眸子乃人心符契大機之自露者也眸子不能掩其惡掩是遮飾胸中正則眸子瞭焉明徹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眊是朦昧註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中正私曲正是無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言孟子論觀人之法曰今之觀人者猶以其言而已以子觀之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何也人之善惡生于心心之精神見于目意念一起即形于睛視之間故眸子不能爲人掩其心之惡也如胸中正則神精而明眸子瞭焉如胸中不正則神散而昏眸子眊焉眸子之不能掩其惡如此然則存乎人者果孰有良于眸子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觀眸子兼瞭眊說人焉廋哉註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僞爲眸子則有不容僞者言誠使觀人者既聽其言以審其心之邪正也又觀其眸子以驗其目之明昧則其人胸中之正而爲言之善者吾得于眸子之瞭知之矣其人胸中之不正而飾爲言之善者吾又得于眸子之眊知之矣益能僞于言而不能僞于眸子能掩于聽而不能掩于觀人焉得而廋哉由廋字重不善邊然則觀人者固當求于聽言之外而修己者亦當反觀于胸中矣通與上不能掩其

淳于髡　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

串重不正一边

聽其節旨　此紹究出聽其言也可見暗從上節莫字生來一也字拖下仍以觀眸子爲主非以聽言視眸子不列也

恭者節旨　此章爲時君飾爲恭儉之文而發首二句正言中三句反言末句是上惡得爲恭儉意恭者儉者是因名責實意不侮不奪作心上說方與下聲音笑貌對照惟恐不順欲侮奪人之甚也侮奪兼本國鄰國言惡得與豈可正相應

淳于章旨　此章見濟世不可枉道重道字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權者量輕重以取中援嫂時避嫌爲輕拯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恭者是謙恭之主不侮人是無敢慢之心儉者不奪人儉者是儉節之主不奪人是無横征之心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惟恐人不順惡得爲恭儉此僞字是名爲之僞爲字是作爲之爲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聲音笑貌僞爲恭儉之容言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己言孟子爲時君竊恭儉之名者發也曰恭儉之德不容僞爲故君之恭者則用上敬下而不侮人君之儉者則取民有制而不奪人若侮奪人之君惟恐人不順其侮奪焉雖名爲恭儉要得爲恭儉然則所謂恭儉者特聲音笑貌僞爲於外耳夫恭儉美德豈可以声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不親是不以手相親接也孟子曰禮也禮指遠嫌疑說曰嫂溺則援之

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危在旦暮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中國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

溺爲重出處時守道爲重濟溺爲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邪權處

淳于節旨

權以濟禮之變則權乃所以爲禮髡意不在問禮只要討出個權字爲下溺言張本

今夫節旨

此正是諷孟子本意溺字援字俱承上借言夫子之不援評其不從權也

以道節旨

天下以無道而溺故援之必以道枉道求合則道已先失安援嫂溺以手亦是道所在至援天下溺獨設了道徒有手在欲徒手以援之豈所謂道中之權乎

以手乎溺是溺于水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豺狼二獸名是言其心忍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禮是經常之道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是變通之道【註】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講】淳于髡因孟子不見諸侯乃設言而問曰男女授受不親果古之禮與孟子答曰此別嫌明微之禮也髡又問曰設或遇嫂之溺于水則將救援之以手乎抑守授受不親之禮而不救援之乎孟子答曰嫂溺不以手援是忍心害理豺狼所爲也男女授受不親者一定之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一時之權也禮行于時之常固不得而越權通乎時之變則又有不可得而拘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溺指民之陷溺言夫子之不援何也何也是怪其不從權道【註】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講】髡又問曰今天下生民之困如溺於水矣夫子之拘道自直而不行從權以救援之何權可行于援嫂而不可行于天下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道即仁義之道嫂溺援之以手以下見援嫂之易子欲手援天下乎手援作任道看任已不能正人意【註】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己【講】孟子答之曰援嫂援天下其具不同也天下溺也要援之以道嫂溺不過援之以手耳今子欲我枉道以求合已失其援之之具將使我徒手以援天下乎子不知守道亦何可言權哉

休次崖曰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髡所認權在道之外

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公孫章旨

此章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重勢不行也何教者以下正見勢不行易子而教正通其勢之不行處末節申明所以易教之故蓋爲天下之中人言也

公孫節旨

君子不親教自是一定常法觀下古者二字可見不必指孟子說

勢不節旨

提勢不行一句作主下皆發明之惡字猶云非天倫之美事

古者節旨

只重以已子而教之於人相易意不必過泥

父子節旨

此章言不教之故父子之間不責善是成語兼言父子引求重父責子邊下二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註】不親教也【講】公孫丑問曰父之愛子天性也教之宜無所不至乃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勢就教上說教者必以正正如正言正行以正不行不行是不遵父教意繼之以怒怒是督撻非但形之詞色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夫子指父此二句是子之心責其父則是父子相夷也相夷是父子相傷父子相夷則惡矣惡是賊恩之大者【註】夷傷也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講】孟子告之曰非理不當教也乃勢不得行也蓋教子者必教之以正道而使弗納于邪也如以正道而其子不行則必繼之以怒夫教子者本爲愛其子也乃繼之以怒則反以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盡出于正道也則是子又傷其父而父子之間反相夷也父子相夷則害天性之恩而惡矣此之謂勢不行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易是道子出就外傅言【註】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爲教【講】夫親教有所不行不教有所不可古者之人有見于此乃轉易其子而教之庶乎正道可行而賊恩之禍可免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是以善責之使行責善則離離即相夷離則不祥莫大焉不祥即是惡【註】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講】然所以易子而教者何也蓋以父子之間所主者恩而不相責以善苟相責以善則必至于相夷而情意乖離以至親而至于相離則人之不祥莫大于

何乃中解此句

事孰章旨

此章勉人子身以事親意首四句平說不失其身二段側重守身乃能事親是通章關鍵中節又推出本字以明其大後二節引曾子作證曾子正是能守身者故舉養志之事以為法

事孰節旨

事親守身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內為大只以道理言下本字乃以功用言不失身要切體親心上蓋身親之身也戰戰兢兢惟恐有失息息與親志流通使含下養志意能事親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但緊要處在守身耳

孰不節旨

此只完首四句見所以為大之意大是一件最重本

此焉此古人易子而教所以善處父子之間而遠不祥之禍與

○孟子曰事孰為大是敬事承不違事親為大是凡事無大于事親守孰為大守是保持不失守身為大是凡守無大于守身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如言有此道理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此道理言斷無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孟子示人守身以事親也曰凡人分有所屬而祗承之者之為事孰為大事親為大蓋順以奉二人非細故也責有所屬而謹持之者之為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本萬善而歸一己此宏圖也然欲事親必本于守身焉蓋不失其身則無忝所生而能事其親者吾嘗聞之矣失其身則虧體辱親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信乎守身尤為大也欲事親者當自守身始矣

○孰不為事孰字包事君事長說事親事之本也言事親為百行之本原孰不為守孰字包國家天下言守身守之本也言守身為萬化之本原言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事親何以為大也凡事君事長孰不為事而事親為百行之原惟事親則推之事君事長皆取之于此是為事之本也守身何以為大也凡守國守官孰不為守而躬修為萬化之原惟守身則推之守國守官皆原之於此是為守之本也惟其為本所以見其為大也

曾子養曾皙養奉必有酒肉必有是將徹於是食畢將徹必請所與所與是問食物與詩餘物以與人問有餘必曰有餘剩

曾元

荀子云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為淺而穴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是諸件皆自此一件生大字只講包括尚虛本對末言則推究其底也

曾子節旨

此舉曾子養志正所謂守身而能事其親者方完首節不失其身以下四句意養志不獨酒肉一端即一飲食間必請所與以迎親志於未形又必應曰有以體親志於既形真無時無念不在於親者也曾元一段只帶言以形容曾子盡道不重貶曾元

事親節旨

此為事親者說法非責曾子也若字指養心不指人可也須體會註中當字見事親必如曾子這樣才是可

格心今旨

此意見大臣事君貴正其

是與父必請異問有餘必曰有矣是與父必日有與將以復進也此句總承不請曰亡之意此所謂養口體者也養口然只是徒養以物兼上二段意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志是承順不違意凡繼志述事皆是舉飲食以示例耳註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與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于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言事親之道何如觀之曾子可見矣曾子養其父曾皙每食必有酒肉及將徹之時曾子必請于親曰此餘者與誰及親問有餘曾子必對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但曾皙死曾子之子曾元養曾子每食亦必有酒肉及將徹之時不請所與及問有餘曾元應之曰亡矣其意將以復進于親不欲以與人也此所謂口體之養者也若曾子迎親意于未形之前而又承親意于已形之後則可謂養親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子方可盡孝註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言事親如曾子之養志則精神意念常與親志流通真至微也而惟曾子能之然林次崖曰大旨只重則事親若曾子之養志者方可謂孝也人子可不知所法乎家在事親上其言守身特為事親之本耳故既以事親與守身平說復歸本于守身又舉曾子以為事親之則是皆為事親而發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人以用人之非言政不足間也政以行政之失言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本人不足三句一氣講下

歸重惟大人何益用人行政之失皆從君心之非來而惟有大德之人方能格之君仁以下四句亦一氣說去總是大人格心之能事用人行政有關治亂興亡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不在爭之無益玩而不足字其精神全注君心上格君心伊川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是也仁謂義用正字包仁義言三莫不指用人行政正君即是格君勿作定間也蓋用人以道事君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國定則其效也一字言不必過間紛紛見格心之功約而鉅

有不全言

此章憤毀譽之不宜有而有真字求字具屬自己說

主格心固是精神感格然亦有扶持開導處

君義莫不正君正是君心皆仁義之所發

君義莫義無邪僻莫不義之所在

君莫不正不正皆仁義之蔽

一正君而國定

言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慮是用人行政皆義之所取正也書曰說去總是大人格心之能事用人行政有關治亂興亡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已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不在爭之無益玩而不足字其精神全注君心上格君心伊川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是也仁謂義用正字包仁義言三莫不指用人行政正君即是格君勿作定間也蓋用人以道事君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國定則其效也一字言不必過間紛紛見格心之功約而鉅

有不全言

此章憤毀譽之不宜有而有真字求字具屬自己說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實矣

責是面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言未嘗失言之責耳蓋常人之情無所警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責孟子戒人當謹言也曰常人之所以輕易其言也以其無實也

無實言之實則不待有所責而自無易其言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患是害好是主主勉曰李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不能虛以受益矣豈非人之大患哉

不復有進矣此章孟子戒人自滿意曰古之李者必有師師豈不可爲哉然必李問人之大患也言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從是隨主子敖王嬖臣有子敖者孟子之所不與言者也言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此其失身之

不處云者才德未備無因至前也求全云者行求自全自反無缺也毀譽已是失真誰知人情意料之外實有如此不可知者人須自有主張註修己觀人從言外補出

易言全旨

此章爲常人易言者言之見責於君子固而爲毀譽之言未必皆宜修己者不可以是輕爲毀譽失真者發也曰人貴謂其在己也莫輕于狗人而況乎毀譽之益即見責於小人亦可爲反躬之資味其矢語氣似與推原定而極喝

人師全旨

此章言學貴真病於自足師非不可爲也患字全從好字看出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爲人師是上人之心

樂正章旨

此章見學者當頓所從也

舍館　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侯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也

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罪大於匪人既從子敖而來就矣是一來即見亦無解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責他使他自悟

樂正節旨

本章止責其來見之晚却未曾說出從子敖而意自有在故章首先與揭明

見孟節旨

玩亦來見我已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爲而來意從小人爲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

克有節旨

其勇於受責固可取然猶未悟從子敖之非也所以有待於下章之言

鋪啜全旨

此章明責所從之非然亦不顯言子敖之不可從而

○**樂正子見孟子**以孟子在齊故來見**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亦字對子敖看**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此言指亦來見我說**曰子來幾日矣**此已知其昔日來故問之**曰昔者**此昔者是其來未久**曰昔者**此昔者見其來已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宜字見責之當處**曰舍館未定**舍館指旅次之館言**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者孟子自謂

〔註〕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講〕時孟子在齊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責之曰子亦來見我乎蓋示其不滿之意也正子不知其罪乃曰弟子見師禮所當然先生何爲出此言以相拒也孟子始以遲慢之罪責之曰子之來齊有幾日矣正子曰昔者言其來齊之非久也孟子正言以責之曰既來自昔者而見我于今日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又飾詞對曰因舍館未定故來遲耳孟子又責之曰子聞之也爲弟子者必舍館既定先爲安身之謀然後可以求見長者乎是見長者不若舍館之爲急

〔補〕子亦來見何要得切也〔□〕謂怪嘆令他自思意

○**曰克有罪**罪亦自見遲上說

〔註〕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講〕于是樂正子自知其罪乃曰克不早見夫子誠有不敬之罪矣獨惜其猶未知所從之失耳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徒字乃激之慚悔言何所貪益但爲此耳**我不意子學**

以徒餔啜鄙之徒字可玩猶云求其故而不得除非爲此學古之道極重見識見宜高明志趣宜遠大我不意三字大有警駭意

不孝章旨

此章重爲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不告之得爲孝全在無後上看出

不孝全旨

此只起下舜行權意世俗之不孝五君子之不孝三

舜不節旨

舜以不告而通其孝之權既變通以成已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蓋親心即是承親命故曰猶告然舜心何故謂猶告也自君子論之如此耳接舜升聞之日父母已然又底豫豈猶不告而娶孟子亦只據時

古之道道指仁義之道**而以餔啜也**

〔註〕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講〕孟子因樂正子未學所從之非乃明責之曰子之從于子敖而來齊也不過徒爲餔啜計耳我不意子學古聖人之道以聖賢自期而反以餔啜爲也然則吾子之罪豈止于不早見而已哉

〔□〕饒雙峰曰樂正子初意只欲來齊見孟子依王驩來視爲無要緊事而不知便是因失其親

○**孟子曰不孝有三**三是三件**無後爲大**後是繼嗣大言第一重事

〔註〕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講〕孟子表舜行權以全孝也曰禮所稱不孝者言有三事一是承順事親而陷親不義一是廉潔守身而不爲祿仕一是不得乎親及家之貧而不娶無子三者之中惟無後爲不孝之大蓋彼二者止於不能成親養親而此則閼宗祀之大計也

饒雙峰曰此三者不是常常不孝底事奉順孝也但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則不可非其道不仕孝也但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則不可告而後娶孝也但告則不得娶以至無子絕祀則不可

○**舜不告而娶**不告不禀命父母娶是娶堯之娥皇女英**爲無後也**是不告而娶之緣故**君子以爲猶告也**君子通權達變之人

〔註〕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講〕舜不告于父母而娶堯之二女者正爲告則不得娶而終于無後也夫告而娶孝也不告而娶以無絕其先祀亦同歸於孝也君子以爲舜之不告猶告也舜眞善盡事親之道哉

人語斷之以見大孝不妨
行權事之有無不必論

仁之章旨

此章勉人孝弟而發言仁
義之實只在事親從兄正
見孝弟之爲重智禮樂亦
兄在孝弟上做工夫仁義
是經智禮樂是緯玩總註
自見

仁之節旨

仁義發用處如仁民愛物
貴貴尊賢自有許多華采
而總就事親從兄上推廣
出去是後皆其華而此爲
其實是如果之核是一般
玩是也二句乃是就事親
從兄指出無限妙道示人
不是爲仁義措辨

智之節旨

知得如何樣事親從兄確
然有定不使搖奪知與弗
去連說只就孝弟行去有

○孟子曰仁之實實字乃與華字對不與虛字名字對事親是也事親從天性至愛而發是字應實字下各是字倣此義之實從
兄是也從兄從天性至敬而發註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
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講孟子示人務孝弟意曰世之言道者求其枝葉
而不反之切實之地是以愈離而愈遠曾知道莫大於仁義而其實亦不外于孝弟之間乎夫仁主乎愛凡濟人利物皆愛之所推
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在于事親能事親則所以盡天下之愛者自此而推之矣是事親爲仁之實也義主于敬凡事君尊賢皆敬之所施然非其實也乃其實則
在于從兄能從兄則所以盡天下之敬者自此而推之矣是從兄爲義之實也○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見明弗去是守固正知明處總屬知上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節是品節截然
不紊文是文章燦然可觀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只是天性中心安樂意皆此句總包下文樂則生矣生是孝弟萌生生則惡可已也惡是何已是止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蹈是行動意舞是運動意之字俱指孝弟註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
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
親從兄之意油然自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
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
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然良心真切之地講首行從出之原不但仁義之實在于事親從兄二者推之節智
禮樂莫不皆然矣智之實亦非他也惟其知斯二者守之而不去以不失其良知是

個矩度便是節有個條理
便是文凡和處皆是樂故
樂之實只在心上說不在
聲容上說樂斯二者領起
以下逅形樂中妙處生是
萌動惡可已是充長舞蹈
不知是渾化上四項各以
是也字指則此却無是也
字須知自樂則生矣以下
歎息不盡之神句句有是
也字浮出紙上朱子曰要
緊在知上知得二者是自
家今有不可暫去到節文
是檢點細密方始樂生

大悅章旨

此章表舜孝以立子道之
準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
事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
因以化天下總重舜盡孝
親之道一句

大悅節旨

首句憑空而墮講家只作

也禮之實亦非他也惟其節斯二者勿過文斯二者勿不及使品式儀度適于隆殺
之宜以克諧其良能是也樂之實亦非他也在樂斯孝弟二者有從容安適之意無
勉強矯拂之爲而樂以行之是即樂之實也既至于樂則事親從兄之意不待擴之
而油然自生矣生則日新月盛而事親從兄之意雖欲遏之而惡可以自已也惡可
已則心與道安身與道忘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一皆孝弟之發越也非樂之實
而何哉可見孝弟爲五常之首百行之原吾性中之仁義莫切于此而知此之謂智
積此之謂禮和此之謂樂天下之道無一不本于此章內五實字極重上節兩實字以良
統于斯二者人亦于其實而勉盡其道哉心真切言下節三實字以用力於良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大悅是盡天下之人樂歸于我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草芥甚言其輕
惟舜爲然爲然非能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此四句俱躰舜心上說非是有
此語註言舜視天下之歸己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爲承順以得
也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爲
人蓋泛言之爲子則愈密矣講孟子贊舜孝之大曰凡人以勢分役情聖人從性分立極如舉天
下之人心皆大悅而將歸己此富貴之極也乃視天下悅而歸己
如草芥之輕略不動心者惟古帝舜爲然蓋舜之心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在能得
親而不能得親心之悅則人道有虧不可以爲人子之所以爲子者在能順親而不
能論親于道則子道未盡不可以爲子此舜之心補推舜句是稱贊○舜盡事親之
惟期得親順親耳又惡知天下歸己之可悅哉補語非推原語

泛說勢遇之隆不知此正
瞽瞍有目
不能分別
善惡故時
人謂之瞽
頑嚚條皆
諸馮在冀
州之分負
東吞秋時
衛地爰爲
父母所逐
負販就時
於負夏嚚
條在宋邑
西即湯與
桀戰處
岐周畢
郢
周自古公
遷於岐山
之下周原
非梵都之
郢
符節
符者孚也
徵召防偽
事皆中孚
節之爲用
或以玉或
以角或以
金或以竹
或以守或
用以使或
用以民
子產論
人
說苑子游
問曰夫子
之極言子
庶之惡也
可得聞乎
子曰
此因舜文緊論古今之聖
人探指其心之連量處言
是個活字註言慶之而道

此章言聖人迹異而道同
舜在鳴條東持禦舜文以爲例重在末節即孟子自信道同意亦在內
舜生節旨
上三句輕敘過歸重東夷
句爲下言地張本
文王節旨
東夷西夷猶云東邊西邊
上引舜此引文王雖皆言
地而時之先後在其中
地之節旨
非舜文行乎中國同而所
以行乎中國者無不同不
曰道而曰行者指行事之
措於天下者言也若合符
節之事理同不在事迹上

孟子明聖道之同曰世統于道道統于聖言考古帝舜有
言名在東方東夷之地言處之鳴條皆東夷之地也而舜
生于斯爲于斯卒于斯爲是舜爲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鄧是西夷
之人也
岐周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言生也在岐周其卒也在鄧夫
地之相去指言東夷西夷二千餘里以
廣言世之相後指言殷末千餘歲以
方處有周二千餘歲之久言得志行乎中國聖人志在行道得
志行乎中國行其道便是得志
若合符節凡符契右留者所左以驗其人首手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
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符節以王
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
言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符節以王
爲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
言舜之于文王也一在東夷之地
一在西夷之地其相去也千有餘歲不爲不遠矣其
其所以本諸心而措諸事者在舜之道即文之所行之道于中國
道也有若符節之合而地與時不足以拘之矣言合宜而隨事各當其理便是同也
此與時地之最不同者以○先聖後聖先聖凡生于前者皆是其揆一也其字實主
見其同于聖統此例觀後聖生生于後者皆是其揆一也聖人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聖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舜然豈特舜文爲然乎先舜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文而生爲先聖後舜文而

道兼承得親順
親重順親上而
而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言化是各盡其性
而爲慈孝
此之謂大孝
此字承
字定
說言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爲子者知天下無
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爲孝至于其親亦底豫焉
謂定也爲法于天
氏曰舜之所以能
下之爲父子者定是舜
于親則凡承顏諭志無所不用其至舜所以能盡事親之道不惟有以得親且有以
順親而瞽瞍底豫于是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莫不勉而爲孝天下
之爲父者因其子之孝亦莫不慈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化矣以瞽
瞍之頑而底豫于化于孝則子止其所而天下之爲子者定父化爲慈則父止其所而天下
是舜不以一身一家爲孝而直合天下後
世以爲孝此之謂大孝事親者當以舜之盡道爲法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鄧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反白留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毋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言與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無不同是言聖聖之心所以度之處其道同也其字屬聖人身上挨一國是道一然與道字不同挨非道一節道也

子產章旨

此章見爲政當以大德不以小惠惠而不知爲政一章大旨中二節言王政當行末節言私惠無益濟人一事子產偶爲之孟子恐人襲爲美談蹤廣以爲政故借以示訓

子產節旨

敘乘輿濟人必先菁聽鄭國之政其泛之意自見

惠而節旨

此句是斷下皆明其意專便是識了不到不知爲政方是識註体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

歲十節旨

生爲後聖其地相去其世相接或行帝道而帝或行王道而王或以相道行于達或以師道行于窮吾不知其凡幾然其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者一也孰有不如舜文合符節者哉

○子產聽鄭國之政聽是與國政柄皆其掌握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輿是子產所乘之車濟是載人度水〔註〕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講〕昔子產相鄭總鄭國之政而聽之則凡政之可以濟人澤物者皆其所得爲矣乃以所乘之車濟人于溱洧之間豈不亦惠人事哉而其去王政則遠矣○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惠指乘輿言惠謂濟人說〔講〕言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故孟子譏之曰子產之是舉也惠則惠矣而不知爲政蓋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註〕惠出于己私恩而已利不及遠小利而已若夫政則有經世之遠圖久大之施爲子產惡乎知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歲字貫二句言每歲如此也成兼無者造之把舊修之兩意民未病涉也未病涉兼徒行輿行說〔註〕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于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講〕且就濟涉之一事言之亦自有王政之可行者如惠民之病涉也歲十一月農工甫畢民力可用也則可通徒行之杠成焉至十二月農事畢民力可盡用也則可通車輿之梁成焉車行徒行各有所濟而民自不病于徒涉矣此王政之行于濟涉者亦自無事于乘輿之惠也○君子平其政君子是執政之人平是修舉不偏意平政是綱紀法度凡變養斯民者皆是行辟

杠梁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而水涸則成梁

徒杠與梁同時起工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先後民未病涉未字要看若到與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君子節旨

上是王政中一事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平是均平凡當行當止當重當輕因酌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辟人以出行言對針子產出行有乘輿濟人事註國中之水只就溱洧說

故爲節旨

每人悅推開說不粘子產濟人一事凡爲政之不平病在曲狗人情故孟子點出悅字以破之曰亦不足是日日悅之亦難周徧意

視臣章旨

此章規齊王以禮遇臣意首節言君臣報施之異主

人可也辟人事以出行言可是分所當然是說辟〔註〕辟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之辟焉得人人而濟之兼濟意〔講〕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爲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講〕由此言之君子之爲國不患無惠也患其政之不平耳苟能平其政而凡所以與民興利除害者小大畢舉則政之出于己者非私而利之被于人者不少雖于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居尊之體所當然而不爲過也何必以乘輿濟之哉況溱洧乃國中之水當涉者衆一乘輿之濟有限而人之待濟無窮焉得人人而濟之此不特非爲政之體而勢亦有所不得矣○故爲政者故字承焉得句來爲政者即上節君子每人而悅之悅之就悅以私恩說日亦不足矣只緣人多故覺日少〔註〕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講〕人人而濟之是欲人人而悅之也故爲政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講〕者苟不知大體每人皆欲致私惠而悅之恐人多日少亦不足于用矣私恩之難周如此則王政誠當行而乘輿之惠不必施也彼子產但以乘輿濟人洵惠而不知爲政也已〔餘論〕存疑云徒杠節言不用乘輿濟人焉君子平其政二句言不必乘輿濟人得句連下節言乘輿亦不能盡濟人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手足是相恤意則臣視君如腹心腹心是深愛意君之視臣如犬馬犬馬是徒有祿養而無禮敬則臣視君如國人國人是疎遠意君之視臣如土芥〔註〕踐踏貼土字斬艾貼芥字二則臣視君如寇讐寇讐不過諱避而去非有欲傷之意〔註〕孔氏曰宜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于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

辟入周禮天官閽人掌守宮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

在國時言下三節言舊臣有爲服不爲服之異重在去國以後論告齊王是服目所謂與君言禮也

視臣節旨

視是心相視全重君一邊要得規諷齊王意輔氏曰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當如厚一等

禮爲節旨

舊君尚有服不應在國時使視爲寇讎何如以待之亦有欲自厚其臣意

諫行節旨

此示以舊臣服君之義正是君之視臣如手足也諫是閉邪言是陳善諫行則弊革言聽則利興故膏澤下於民已是君不負所學矣有故而去別有他故在諫行言聽之外亦是義所當去者如孔子仕魯道非

遡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講】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以禮遇臣下故告之曰世之君往往厚望于其臣而不知臣之所以待其君者亦視其君之待之者何如耳誠使君之于臣也視之如手足而委任保全惟恐其有傷則臣之於君也視之如腹心而愛戴護衛惟恐其不至蓋君以一體待其臣臣亦以一體待其君其報施之道宜爾也如其不然而徒有祿賜之文無敬愛之實是視臣如犬馬矣則臣之視君如國人無所怨亦無所德也如其又甚而加以斥逐之辱有刑威之加是視臣如土芥矣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幸其亡且樂其敗也夫君以是施臣以是報則君之厚臣亦以自厚君之薄臣亦以自薄也人君可以慎所施矣【補】通章旨在情意報復上說亦常人之情則然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是舊君致臣爲服之由【註】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大甚故以此禮爲問【講】乃宣王則疑寇讎之言大甚也故問曰禮爲舊君有服夫謂之舊君則其恩義絕矣而猶報之厚如此不知如何視之斯可以爲服矣

○曰諫行言聽諫是規其失行是從其諫言是陳其善聽是從其言膏澤下於民即恩澤下及也有故而去有故是他事偶有不合去往他邦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是歸本國然後收其田里田即邑外公田里即國中公廨此之謂三有禮焉三有禮指導之先之望之如此則爲之服矣如此總承在國去國言【註】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講】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服者正以待君

不行因受女樂故去之之類先於所往是舊君自己任過使其賢譽自於天下耳三有禮情文篤至乃是舊君自盡之道如此二字總承在國去國而側重去國邊轉應舊君方切

今也節旨

此言寇讎之義以明舊臣不服舊君之由何與上節相反此有故與上不同是無禮之臣者寇讎與上相照應兩節不平對

無罪全旨

此章示人當見幾也全重無罪二字無罪而殺斷不

待之厚耳當其臣在國時政有害民者諫之而必行政有利民者言之而必聽由是害以革利以興而膏澤自下于民焉此其在未去之時已確然有一體之視矣及偶有他故不合義所當去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以盡防衛之道又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以爲祿仕之地至于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以示前此冀望之意夫道其出先其往望其反此之謂三有禮焉蓋在國既行其道去國又隆以禮如此則手足之誼入而不衰故臣于舊君不忘腹心之報而爲之服矣此古君臣之禮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膏澤句承諫不行言不聽來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搏是拘囚意執是攔阻意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遂收是無望其歸意此之謂寇讎何服之有【註】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講】而今也或是之亡矣其爲臣而在國也有諫則君不行有言則君不聽由是惡政橫流而膏澤不下於民此其在國已無手足腹心之愛矣及其有故而去則搏擊而拘執之使不得去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使無受而用之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方去而遂絕其歸也則君之視臣不但如犬馬而且土芥之矣則臣之於君亦不但以國人視之而且寇讎之矣謂之寇讎則君臣義絕又何服之有可見臣雖去國而猶報之厚者君先之也豈可專責之臣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去是去他國以避害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徙亦是不去意

可長士大夫當見幾而早
去羞兩可以字有違之恐
不及意

君仁全旨
此章重君能倡率意君仁
君義主君身言而心在其
中與格心章不同莫不內
兼百官萬民說勿填入前
章用人行政

非禮全旨
此章為禮義嚴其辨意天
下眞是眞非易見而是中
之非難明非察理精者鮮
不與忽而惧執之大人對
經權小人言弗為全在察
理精上盡大人觀察既精
準行亦率自然不惑於其
似而深得時中之道也

中也全旨
此章責成賢父兄當養子

主言君子當見机而作 講孟子示人曰君子之去就惟視國家之治亂
言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言惟視刑罰之當否如無罪而殺士此淫刑之漸也則大夫
此時可以去盡不可則止義當然也如待其禍及于大夫則欲去而不能矣豈保身
之哲哉無罪而戮民此濫殺之端也則士此時可以徙盡亂邦不居道當然也如待
其禍及于士則欲徙而不得矣豈潔身之補 張南軒曰士大夫固當見幾而作右
智哉此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為國者尤當悚然不可失士大夫之心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仁兼存心行政之公言）君義莫不義（君義兼存心行政之宜言）旨 張氏曰此章重出 主言入臣
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 講孟子戒人君意曰人君一身萬化所從出也欲知有仁
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言義之俗亦視君所以感之者何如耳使君而仁焉則百官
萬民莫不仁君而義焉則百官萬民莫不義矣 此即端本
則為人君者可不勉行仁義以為天下先哉 ○清源之意

○孟子曰非禮之禮（是不合于中者）非義之義（是不合于宜者）大人弗為（弗為指察理不精故行 上二句言二者之辨大人）
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講孟子示人酌禮義之中也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
而處宜豈為是哉 言如禮未合于中正即非禮也然而又近于禮是為非禮之禮
義未得于變化即非義也然而又近于義是為非義之義術名執迹人皆為之惟大
人者平日審察既極其精斷行又極其至則臨事順理禮之中正全乎當然矣因時
處宜義之變化從乎一心矣豈為是非禮之禮而禮義不可泥陳迹如行于昔難行于
禮非義之義哉此所以古今禮義之極也 ○今行于人難行于已鼎大餙為禮有
不辟為禮 [illegible]
有不變為 [illegible]

弟兄養字重看涵育自然
之長養王順其性說重陶
鍛鍊之精純主化其偏說
皆俟其自化也南軒謂寬
裕以容之養理以漸之忠
信以成之開其明以袪其
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
喻去歲月之功哉樂正
從後字來非不是從頭就
棄他只為責之太嚴而合
之大關尤在我之工夫耳子
弟固不肖父兄不賢亦不
得為賢故相去不遠

人有全旨
此章勉人知所擇以為行
事之本非有守而後有為
之解重人有不為句可以
有為在不為中央之有不
為辨別精明持守堅定而
後字只是不如此纔能如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中以德言）才也養不才（才以能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故字承上二句來人指子弟樂）
有欣慕意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棄是不教養意）則賢不肖之相去（賢即中才 不肖即不中不才）其間不
能以寸 寸是不至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者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其相去之間所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巳也為父兄者存
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過矣 講孟子示人以育才之道也曰父兄之于
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言子弟豈不願其賢而不能無不肖亦在
乎善教之而已若以吾之中也棄子弟之不中拒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俟其自化
以吾之才也棄子弟之不才開其昏徹其憒寬裕以待其自為如是則如之不中者
可歸于中如之不才者可進于才故人樂有賢父兄而冀其終能成巳也如吾中也
見子弟之難教而棄其不中吾才也見子弟之難悟而棄其不才則子弟不能養亦
父兄之賢之累矣父兄之賢與其子弟之不肖相去能幾何哉其間殆不能以寸矣
然則為子弟者固當俯父兄之教為父兄者又不可輕棄其子弟而不盡所以善教
之道 補父兄之於子弟當如天
也 地之養物帝王之養民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不為是知所擇）而後可以有為（有為是見之至）旨 程子曰有不
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定而必為意 而不苟為意）講孟子示人自擇以為行事之本曰天下之事有當為
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言為知所擇也 言者有不當為者凡人之不能有所為者以其不知所
擇而無所不為也苟人必能審擇焉于不當為者斷然有所不為也然後
後于當為者可以毅然有為自隨所往而皆出于正矣夫豈有為者哉 ○不為不仁

此之意非兩時兩境也

言人全旨

此章孟子戒稱人之惡者特借後患以惕之見人當隱惡以遠害若有言責糾好者又當別論

仲尼全旨

此章舉至聖以示則焉爲過高者發不爲已甚猶云至當洽好是法就行事上說不爲亦非有意正從心不踰矩處

大人全旨

此章明大人之用大人者三字提起自有平時精義之功在下三句只一氣疾讀兩不必頓惟字影相貫注中間更略作停頓不得盡言自當信行自當果小人硜硜只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

○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言是發人之當然之理非爲攻人之私

不義則可以爲義

○孟子言之不善無或過焉

言爲而言之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此是贊孔子至聖處不是說他爲平易之聖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大人是精義之人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只作一人看其字可玩

赤子之心兼已發未發言重不失上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僞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養其不學不慮也

不失全旨

此章明大人之脉大人赤子只作一人看其字可玩

養生全旨

此章要人眞於一處非以養生爲輕正是言送死之爲大即著字指養生之重言養生送死以人情言一眼覷一倉皇以事藝言一失猶可補一悔恨難追註常變二字佐骨

君子全旨

此章示人心得之學以自得何爲主深造以道是自得工夫居安資深逢原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能之全言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只以知言大人之心通達萬變之初也曰人見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言當全其心之知能無不至也以爲大人不可及矣不知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出其內不蔽於欲外不奪於物刻刻保守不失其赤子良知良能之心者也蓋能蔬其本然是以擴充滿其分量而全知全能耳存疑云語意是說大人者由不失赤子之心不是說大人者只是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義是裁度事理之宜隨事而不膠於言利盡言利而適當於理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爲天下法歟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義字同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以道是依着次序自得謂知之明信之篤體之熟自通行以積久而自化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是一得不復失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是精此徹頭徹尾無物欲是無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自得中妙處一齊俱有次第推出九個之字俱指理言深造以道是兩層意又側重以道上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方法自者自然也與強探者相反得字承深造來自字從以道來此二句兼知行言一自得下面三層便都有了三則字甚緊資是他資助我資給我資之於平時取之於逢用原是理之得於心者自得即得其原矣逢其原頭頭撞着左邊也是右邊也是都奏着那道理原頭處末句應轉自得仍須繳出深造以道

博學全旨

此章示人由博反約重詳說之功上博學詳說即深造以道意反說約即自得

窮盡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資深是未應用時內者足之乎外逢原是應用時外者適值乎內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故字承上居居數句說來

註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講孟子示人以心得之學也曰君子之學知必求其精行必求至進進不已而深造之矣猶必循進為之道不敢躐等者蓋欲其有所恃術以俟夫真積力久自然而得此理于心也惟自得之則心即理理即心而所以居此理者安矣惟居之既安則道理皆吾心所有雖萬感未交而所以藉之為應物之用者深矣惟資之既深則吾心之理即事物之理將見物感于外理應于內或左或右隨其所取而無不值其所資之本原矣一自得而裕內利外如此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然則深造以道之功不容自已矣

補陳濟室曰自得以下皆為學之效驗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博學是廣求其多詳說是詳論其理將以反說約也反是還說約說字與上同

註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鬭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講孟子承上章之意而言曰君子為學不外博約兩端多聞多見博學于詩書六藝之文而又詳說其理之當於文者非敢誇多鬭靡也將以融會貫通由支派而尋本原反而說歸於至約之地耳此可見詳說之功不容已也

補此博學與博學於文同此反說約與約之以禮異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淺說云上章曾子之一貫此章子貢之一貫

意博約是對待兩頭其中明力却在詳說詳說內該審問慎思明辨說之貫通處便是約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全旨

此章勉世主誠心為善意重以善養人句人指平等諸侯言養字有大度以包涵公道以漸摩二義以善服人二句引起服人是幸人之不善而快已之善勝人如桓文會盟止盟踐上是也養人是欲人之不善而欲人同歸於善如湯之於葛造之生道使人往誅是也能服不能服要點入心字末二句總結決言不得心服無以致王也

言無全旨

此言為蔽賢者警先為用蔽賢者戒也不祥是召禍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善指仁義之德服人者假此去厭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言人心不可強服以善養人養人者惟恐人不得同歸於善然後能服天下服字是天下歸心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根服天下來

註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講孟子嚴王霸之辨也曰有國者皆當為善然其善有不同如人君以善而屈服人者此非誠心為善未有能服人者也惟能善不獨善而涵養乎人則人亦以善歸之然後能服天下之心皆曰天下之人有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是理也夫善一也私之則不足以服人公之自可以王天下王伯之分其端在于此矣人可不審其幾乎

補陳氏曰前以力以德指事言其不同易見此善服善養指心言其不同難見是分於最微處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言泛指天下之言說無實不祥謂無關天下之大害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者字指言不指人蔽賢就毀謗阻塞上說

註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寔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寔或曰言而無寔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寔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講孟子著蔽賢之禍欲人君知所遠也曰凡人之言無有寔不祥者求其言有不祥之寔者惟蔽賢之言斯貽害於國家生民是以當不祥之寔也聽言者可不知所遠哉

起發上句非覓妄言者只重引起下句耳蒙賢之言其言無窮不祥孰甚焉

徐子章旨

此章孟子發孔子取水之意以箴徐子之失也通章重木字可立而待以上俱就水言故聲聞二句方是警徐子本旨不便於是之取下補入有寔行意

徐子節旨

徐子即徐辟也此述聖人取水之辭而究取水之意

原泉節旨

此節上五句言原泉有可取之寔未句指仲尼所以取水之意原泉略頭作頭理似義淺下分不已漸進至極三項然亦是一串有本者如是總收入上文點晴之句是之取爾即亟稱也要得抑揚嘆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亟稱即重言水哉水哉二哉字是歎詞何取於水也是問所以歎之詞

孔子曰去水者君子取下補入有寔行意

水哉水哉

此德也遍予無私似仁其流卑下私祉句

徐子節旨

徐子即徐辟也此述聖人梅水之辭而究取水之意

原泉節旨

此節上五句言原泉有可取之寔未句指仲尼所以取水之意原泉略頭作頭理似義淺下分不已漸進至極三項然亦是一串有本者如是總收入上文點晴之句是之取爾即亟稱也要得抑揚嘆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亟稱即重言水哉水哉二哉字是歎詞何取於水也是問所以歎之詞

水哉水哉

此德也遍予無私似仁其流卑下私祉句

徐子節旨

徐子即徐辟也此述聖人梅水之辭而究取水之意

原泉節旨

此節上五句言原泉有可取之寔未句指仲尼所以取水之意原泉略頭作頭理似義淺下分不已漸進至極三項然亦是一串有本者如是總收入上文點晴之句是之取爾即亟稱也要得抑揚嘆意

水本曰源

源曰泉易

此節推無本之弊上四句蒙卦山下出泉

清濟

爾雅云水注川曰溶

注溝曰瀆

注谷曰溝

注言外

荀為節旨

八之章旨

此言教養以開道統之傳上節言性之理存於君子雖引起舜是統言下四章之意下節言舜自然存所性之理斷自舜者以人心道心之統自舜開也

八之節旨

幾希指所性之理人禽只爭這些子危言之非輕言之也重君子存之句君子兼安勉有自然之存有用力之存存非君子一身自

荀為無本之水而非原泉也如七八月之間雨集而溝澮皆盈何有于晝夜之科後進也則其涸也可立而待亦何有于四海之放也水之無本者如是亦何取于仲尼哉之有本乎無寔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者其諸水之無本乎故声聞過其情寔君子深恥之彼邀等于譽聞仲尼之稱水原不止有本無本之者可以暢然深省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字合庶民君子言幾希是之字指所性之理言君存之君子能之武周孔存是保全

庶民去之去失也二者不同者獨人於其間所以分寔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寔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盡道統之傳也曰人物同生于天地無有言異也而人獨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是其所以異於禽獸者特幾希此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然庶民均於氣禀蔽於物欲將幾希之理去之而不能存惟君子反觀內省察識擴充於幾希之理為能存之以盡人之前孔脩杜曰此全主以心存性

○舜明於庶物庶物該得廣凡天地間事物皆是察於人倫人倫道焉家只言存心二字意自括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即應物中緊要者指五品之倫言

由仁義行由是從心而出意非行仁義也此句見非行仁義而出意

註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于心而所行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旨酒

張子西銘曰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之書出與禹湯文武周公五子述禹之戒作歌以繼道統之傳吾嘗一二再作色荒事見幾希之所以存非謂外作偽荒事之盡於此也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驩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有一於此言則天理昭著而字猶相未或不亡

連意院防其倦又保其微

存井底民亦得不去註知字示人以存之之門戰兢存之之法

易厲援人以存之之法

舜明節旨

此見君子存之中有生妄若此是舉舜做個存底樣子應物酬幾希之理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本也明是洞識其理察是詳析其微倫物之節然者為仁秩然者為義舜心中渾是二義由隨時流出與禹湯行仁義不同

禹惡旨酒章旨

此章蓋敘禹湯文武周公以繼道統之傳吾嘗一二再作色荒事見幾希之所以存非謂外作偽荒事之盡於此也

禹惡旨酒節旨

驩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有一於此言則天理昭著而字猶相未或不亡連意院防其倦又保其微

正是精一之學

湯執節旨

執中以慮事言立賢以用人言二句乎對為是一說立賢無方根執中來

文王節旨

視字望字俱在文王心上說如傷者其情切未見者其望虛須從保民之極然道之至發出來

武王節旨

遠遠有兼時地言者但言人與事則時地亦在其中不泄是敬而常存不忘是誠心不息註處盛仁至節氏分貼兩句

周公節旨

此是輔成王制禮作樂時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事首一句總冒下乃抽由不合處以發明之四事指定上文說上思字是大綱指衆事言下思字是節目

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存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存者存之之上古開君子之統者其舜乎舜聖人也不假思維之力而明見于無物可待研究之功而洋察千人倫之道其生知如此至於仁義之理乃貫徹於倫物間者舜則由吾根心之仁義而行之其於仁義為美而後勉此節分知行之言之理不待研究之功而洋察千人倫之道其生知如此至於仁義之理乃貫徹於倫物間者舜則由吾根心之仁義而行之其於仁義為美而後勉此節分知行

舜之大知也好問好察邇言而隱惡而揚其用中於民蓋亦取諸此而已矣

舜明節旨

此見君子存之中有生妄若此是舉舜做個存底樣子應物酬幾希之理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本也明是洞識其理察是詳析其微倫物之節然者為仁秩然者為義舜心中渾是二義由隨時流出與禹湯行仁義不同

禹惡旨章旨

此章蓋敘禹湯文武周公以繼道統之傳吾嘗一二再作色荒事見幾希之所以存非謂外作偽荒事之盡於此也

禹惡旨節旨

驩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有一於此言則天理昭著而字猶相未或不亡連意院防其倦又保其微

出與勉強行仁義不同

舜明節旨

此見君子存之中有生妄若此是舉舜做個存底樣子應物酬幾希之理所散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則其大本也明是洞識其理察是詳析其微倫物之節然者為仁秩然者為義舜心中渾是二義由隨時流出與勉強行仁義不同

禹惡旨章旨

此章蓋敘禹湯文武周公以繼道統之傳吾嘗一二再作色荒事見幾希之所以存非謂外作偽荒事之盡於此也

禹惡旨節旨

驩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有一於此言則天理昭著而字猶相未或不亡連意院防其倦又保其微

湯執中節旨

執中以慮事言立賢以用人言二句乎對為是一說立賢無方根執中來

文王節旨

視字望字俱在文王心上說如傷者其情切未見者其望虛須從保民之極然道之至發出來

武王節旨

遠遠有兼時地言者但言人與事則時地亦在其中不泄是敬而常存不忘是誠心不息註處盛仁至節氏分貼兩句

周公節旨

此是輔成王制禮作樂時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事首一句總冒下乃抽由不合處以發明之四事指定上文說上思字是大綱指衆事言下思字是節目

有傷兢兢然惟恐一理之或悖也愛民深而求道切此文王所以得統于湯也是文王之心業然惟恐一憂勤惕之心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遠邇俱兼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與事言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以武王一事言之

言也而獨不忘待之必厚處之必周也德之盛而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文志而並得統於湯也是武王之心一憂勤惕厲之心也○望道而未之見

而字作如字未見非直有傷道已至矣而視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註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繼湯而興者則有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

言其治人則修和有憂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民之失所也其修已則緝熙敬止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業業然惟恐一理之或悖也愛民深而求道切此文王所以得統于湯也是文王之心

一憂勤惕之心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遠邇俱兼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與事言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以武王一事言之

言也而獨不忘待之必厚處之必周也德之盛而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文志而並得統於湯也是武王之心一憂勤惕厲之心也○望道而未之見

而字作如字未見非直有傷道已至矣而視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註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繼湯而興者則有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

言其治人則修和有憂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有傷兢兢然惟恐一理之或悖也愛民深而求道切此文王所以得統于湯也是文王之心業然惟恐一憂勤惕之心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遠邇俱兼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與事言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以武王一事言之

言也而獨不忘待之必厚處之必周也德之盛而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文志而並得統於湯也是武王之心一憂勤惕厲之心也○望道而未之見

而字作如字未見非直有傷道已至矣而視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註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繼湯而興者則有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

言其治人則修和有憂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民之失所也其修已則緝熙敬止道已至矣望之猶若未見業業然惟恐一理之或悖也愛民深而求道切此文王所以得統于湯也是文王之心

一憂勤惕之心矣○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遠邇俱兼註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與事言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言以武王一事言之

言也而獨不忘待之必厚處之必周也德之盛而仁之至此武王所以克承文志而並得統於湯也是武王之心一憂勤惕厲之心也○望道而未之見

而字作如字未見非直有傷道已至矣而視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註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求道無窮之心也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繼湯而興者則有文武以文王一事言之

言其治人則修和有憂民已安矣視之猶若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